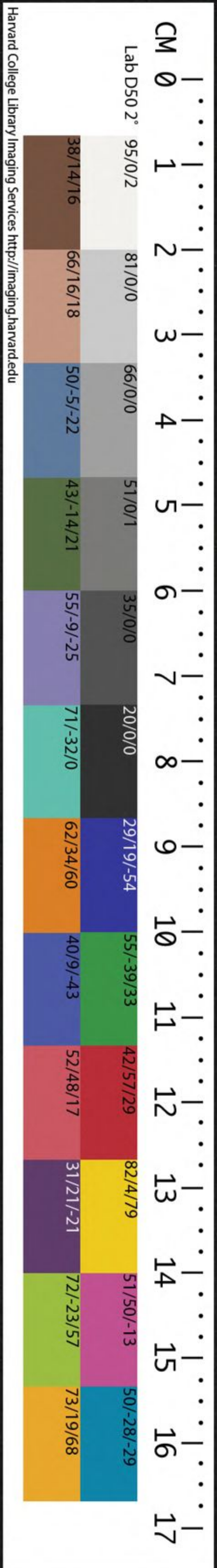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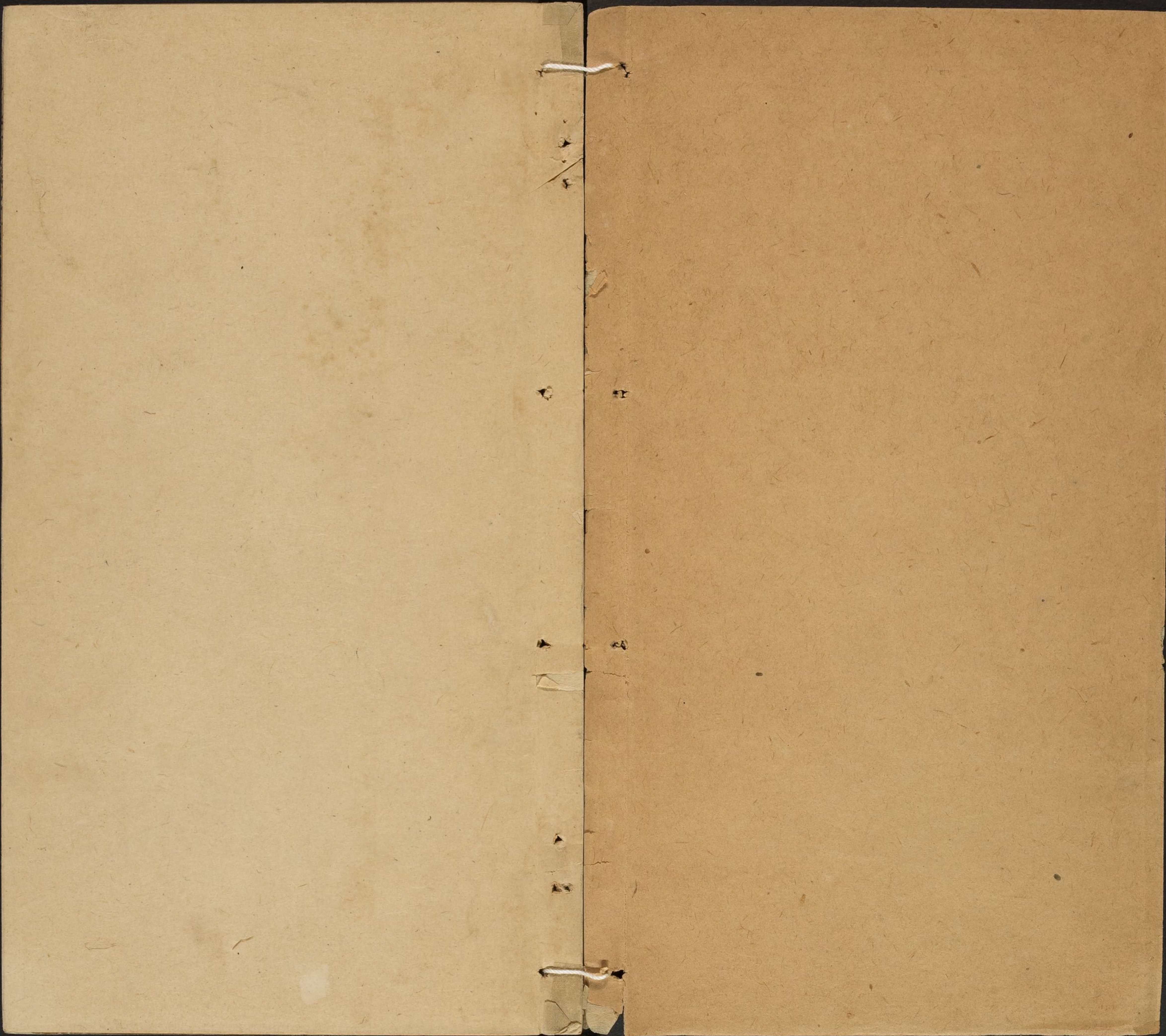


T855/3231(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 1954





題

睡

菴

書

庫

序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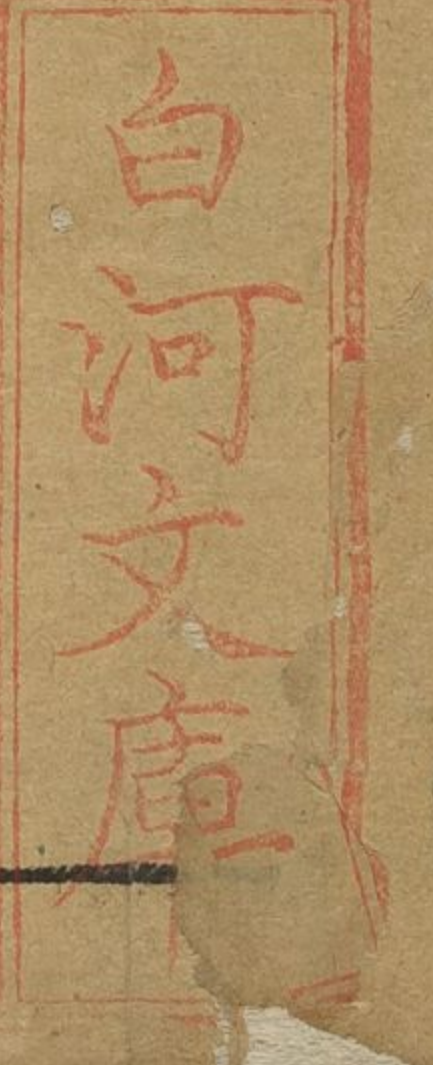
序

序

序

序

序



宣城

霍林氏

往有

醜

醜

行

丑

丑

丑

丑

丑

丑

為

在人尸

祝

質

之

予

口

義

若

合

合

合

符

焉

歲

壬

子

予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命歸田取道秣陵會霍林復  
以手錄是編證予題曰脉余  
問替人謂然經之存解經之  
迨宋之變註演為今之講說正

脉如絨不絕絕之絕耶蓋聖

賢之言不朽妙義分日大繫脉

定則神定神定則氣完筆之

於口了之于心正使繪之于心者亦

復了之于口有真面目焉而不必  
乞靈大衆有真骨血焉而不必借  
光說鈴學士家乃鑿宋人殘  
滓竊些乾緒以駢枝扭指

三

逐影吠彥外之游言塗抹曰

繁而中之面目骨血日閉是

見攢而忘其珠也有不覺驅風

索以徒之者噫雜言之矣霍

抹若徒習誦中關關真正法  
眼有不向語言殼色上求真神  
惟以心傳聖賢之口復以口傳  
聖賢之心字字着竹肋絲一見血

宣筆墨之外另有化工耶憶  
甲午予從典試後霍林乙未果  
冠南宮為陶石簣首選然予按  
脉而得石簣石簣復按脉而

得霍林是編其亦相續之燈即  
是即霍林之真脉所寄也付之  
劑刷以布海内之之有有神  
交霍林者其亦知霍林真脉

所在乎

溫陵九我李廷機題



四書脉自敘

凡天地間之物有皮膚必有  
氣骨有氣骨必有脉絡匪獨  
人身以至日月星辰風雨露  
雷海瀆山嶽花木鳥獸蟲魚



自余  
乙  
之類莫不有皮膚氣骨則莫  
不有脈絡也况夫孔曾思孟  
上接十六字之心傳語語脈  
絡如日月之中天江河之行  
地此脈千古不絕矣無柰腐

臭之儒深者索之氣骨之外  
令此旨沉晦而脈息淺者求  
之皮膚之內令此旨浮薄而  
脈枯辟之庸醫因因病按脈非  
因脈按病使聖賢之言不了

以了脉理茫然卽以宋儒之  
傳註

明儒之標宗非不紹明正學  
羽翼聖真然竟了而不了則  
以正脉之難按矣不佞以爲

唐虞孔孟以來一脉如綫深  
不在骨淺不在皮訓詁而益  
遠標名而愈失以其未就聖  
賢之旨按聖賢之脉而以吾  
之臆見揣聖賢之脉安能諫

然解乎雖然寥寥宇宙人眼  
如豆不佞敢負神手能按真  
脉但以脉付脉差左勝庸醫因而  
以較之傳註標宗諸大儒瞠  
乎其後矣

昔

萬曆乙卯冬日

宣城湯賓尹嘉賓父題



四書脉跋

燉煌千里無水沙下伏流駝  
以足跪地掘之而得泉焉何也脉  
得故也則

霍林湯夫子所著書說是也夫

皆

十

反一

聖賢生千百世以上人骨俱朽  
獨留片言紙上開卷而面目都  
靈倘非一點骨血隱隱傳流安  
至今生意存也一脉遞演新畫  
火傳故有辭不靈而靈于

句有句不靈而靈于字微則入  
九天精則入重淵越人之視疾也  
望色若遲聽聲若疑蓋因月  
有定脉不待按而知也士君子獨  
闢乾坤嘔心鄙魯之秘不

在櫛字而在鑽意不在附會  
聖賢之意而在自寫以寫聖賢  
之意：起而聖賢之音無帶起  
而脉在是笑意之不傳日奉已  
陳之舅狗盡埋沒其性靈是叔

教之衣冠面貌齊備而真脉總  
非也吾師之是編也一味妙悟  
其在面壁渡江之時乎雖然魏  
朱北夢人為之縮水脉遂策馬  
涉渡直叩宮門予小子庚戌之

後受賞更奇非覺也夢也今三  
復師說夢也乃覺笑公之寓  
內應知夫世之夢覺笑

門人求仲韓敬跋



四書脈凡例

一書以脈名傳正諦也然一章有一章之  
脈要看何處發派何處收縮一節有一  
節之脈要看從何通接從何轉摺一句  
有一句之脈要看此句應某句此句重  
某字是集出句

霍林湯太史手授雞窓滴露嗣及水署  
聽漏迺成斯編旨意分明脉理條貫真  
孔孟之寄靈信元家之傳鉢  
一離經叛註名曰焚塚是集一票紫陽之  
傳註奉

天朝之令甲間有所闡發期以羽翼詔誌

古

鼓吹休明非是族者語雖玄不錄

一師心索解祗成井窺是集博採宋儒大  
全及

國朝諸大家手錄仍馳檄遍搜秘笈袖珍  
間與木鐸名公設難辨證一卷之中備  
輯五車之秘



一丘索無鏡幾隣捉影是集遍輯七十二  
朝人物考兼參天文山海諸書亦質仍  
採六經訓註以便證訂摘辭則無非典  
故展卷則恍如寶錄  
一講意參辰是謂矛盾是集翰上扶枝肌  
裏生肉一切脂膏盡行洗刷辭不亂疊

肯無參駁苟或與之矛盾者意甚工亦  
不敢入

一坊刻模糊搃成聚訟是集先提全章搃  
意後乃逐節逐句分解其用大圈者何  
便識認也其密圈者何係文家意柱也  
其密點者何通關要眼目也字以櫛

段、參、棟、誠、學、士、之、津、梁、亦、後、生、之、寶、筏

一、杖、杜、弗、嚴、弊、流、用、罔、是、集、極、力、校、雠、鬚、眉、必、燭、羨、不、以、聲、蒙、字、不、以、畫、借、豈、但、不、易、屋、以、為、垢、庶、幾、無、以、魚、而、為、魯

余陟瞻識



校閱四書脉姓氏

座師

溫陵 九我李先生  
會稽 石簣陶先生

全校

門人

莆陽 聖苞陳騰鳳

歸安 求仲韓敬

臨川 毛伯丘兆麟

三山 永啟王 宇 全閣

弟

宣城 湯薦尹近尹 全錄

睡菴秘稿

陟瞻閣刻

援引書目

四書大全

五經大全

性理大全

論語註疏

孟子註疏

朱晦菴或問

爾雅註疏

春秋繁露

呂氏童蒙訓

朱子語類

明道語錄

張子韶格言

上蔡語錄

龜山語錄

劉元城語錄

南軒語錄

象山語錄

黃勉齋講義

一庵語錄

慈湖語錄

止齋經筵講義

東軒筆錄

經典序錄

西山大學衍義

夢溪筆談

澠水燕談

胡敬齋居業錄

印者四書月

印古心語

薛文清要語

華陽會語

旅次漫語

子瞻論語解

汲冢周書

莊渠遺書

賈太傅新書

二程全書

涑水遺書

陸宣公奏議

朱晦庵集

陸象山集

歐陽南野集

楊龜山集

劉屏山集

張文定公集

真西山集

橫浦集

蘇文忠公集

王臨川集

車若水集

陸文裕公集

李旰江集

鄒東廓集

李近溪子集

雞距集

韓昌黎集

六一居士集

蕭雙江集

木鐘集

黃山谷文集

楊升菴集

李滄溟集

王龍溪文集

吳匏菴集

歸太僕集

李空同文集

淮海集

柳河東集

唐荆川文集

羅念菴集

老子

荀子

楊子

文中子

宋景文筆記

讀禮疑圖

讀史訂疑

尚友軒臆言

羅泌路史

古史

素王事紀

譙史考

橫渠理窟

五峯遺文

延平答問

程氏攷古

鄭淡泉古言

黃氏日抄

杜氏通典

鄭伯謙太平經國書

關里志

文獻通考

志雅堂雜抄

樂城遺言

近思錄

王陽明文錄

傳習錄

傳疑錄

讀書錄

心傳錄

論語頌

新泉問辨錄

捫虱新話

學齋佔俾

大學衍義補

自警篇

經子訂疑

莊渠大學指歸

雙槐歲抄

百川學海

四友齋叢說

學覺窺班

晁氏客語

李涪刊誤

景行篇

識仁編

餘冬緒錄

藝苑卮言

桐岡教言

石渠意見

自樂編

南遊會紀

東遊會紀

林泉隨筆

容齋隨筆

郝子知言

藝文類稿

困學紀聞

野老紀聞

幽居荅述

洞學啟蒙

宛陵切琢

草廬輯粹

學殖解

就正臆說

水西咨議

論語拾遺

白沙文編

金臺商訂

談苑醍醐

小心齋劄記

即川漫語

明農漫語

松原會語

雲川會語

竹堂會語

萬松會語

丹鉛總錄

弇州別記

閩南道學源流

証學海

紹聞海

酬謔續錄

談經苑

師友談紀

病榻心宗

古言

今言

從先進俗議

大慧語錄

函史

法苑珠林

弘明集

廣弘明集

雲笈七籤

析理編

稗編

嘯唳餘音

覺迷蠹測

三餘贅筆

仙巖口講

傳燈錄

宗鏡錄

當朝儒人格言

吹劍錄

僧寶傳

耿子切慙編

明儒經翼

參同契

七名家心印可

潭輟

尋孔

名公荅問

講堂抄訓

一峯正講

桂花館講意

解疑藁

解辨正義

袁氏膚意

甘泉訓測

甘泉講章

道林子大學義

后經大學

后經附錄

大學測義

中庸管窺

中庸輯畧

大學中庸述

中庸論解

中庸釋義

中庸既義

論學三劄

孟子解

四書訂釋

四書通義

四書絳旨

四書講畧

四書心攷

四書近語

陳紫峯淺說

蔡虛齋蒙引

林次崖存疑

陸聚崗拙講

程竹山日抄

王仲山日抄

唐荆川講意

諸理齋主意

郝鹿野主意

陳鳴周主意

柳金川主意

周用齋主意

湯鍊川題意

申瑤泉羅淵

盧未人講述

高中玄問辨錄

杜靜臺筆記

口授

袁七澤海蠶編

馬懷安口義

張介庵口義

蔣道林口義

薛畏齋口義

陳仲谷講義

濮陽貞菴貞義

王心齋則言

心齋語錄

蘓紫溪解醒編

兗說

游立軒說卷

袁子論語註疏

黃會稽菴明

邵二泉簡端錄

倪伯昭大全纂

徐岩泉初問

姜鳳阿解畧

鄧定宇繫佚稿

孫栢潭說音

黃葵陽要音

許敬齋四書述

徐傲弦原音

黃音甫詮音

陳抱冲經言枝指

莫中江繹音

李秉一要音

陳筠堂正刪正

洪覺山語錄

一庵語錄

張洪陽大學講章

楊貞復語錄

陶庵語錄

俞霽四書會解

蔡晉江劄記

方山論語說

孫淮海近語

鄒嶧山折衷

丘月林摘訓

吳省菴引躍

牛春宇質言

侯子雜言

羅整庵困知記

姚承菴疑問

祝子小言

李貞庵達說

楊若齋集

歇菴集

管慕雲小見

師門求正續

瞿昆湖說

周都峯說

焦氏筆乘

孫奕示兒編

王太倉傳家世寶

李九我口義

袁了凡疏意

鄭孩如知新日錄

吳無障秘旨

合編

焦漪園四書講錄

東越澄文錄

崔后渠渙詞

楊海所四書眼

李見羅集

董思白新意

王宇恭論語義府

李卓吾註書

說書

四書評

湯霍林醍醐

廣醍醐

文公書院會講藁

示兒口語

了然集

瑯環堂粹意

心旨

金繩

姚元素四書通

初問

疑問

梁無知四書眼

理解

張雨若荷珠錄

馬漢家景勝藏

方文伯心鉢

王觀濤翼註

喬若求四書繹

三太史口授

四書微言

四書傳翼

張賓王四書治

四書忠告

沈無回說業



鼎鐫睡菴湯太史四書脉大學卷之一  
座師會稽石簣陶望齡校定 宣城湯賓尹

大學章

此大學一經乃盡性之書。天命之性。渾然至善。即明親之本體。必止于此。乃稱盡性之學。故章首只在止。至善一句。只是一修身為本。而契緊工夫。全在知止。物有一節。是知止方法。知本始在。所當先。即當下可討。歸宿古之欲明。至修身為本。蓋詳數事物。各分先後。而歸本修身。本在此。止在此矣。其本亂節。蓋決言本之當務也。書脉當如是貫串。○大學大字。只把章內意思。照出。不必別尋。蓋統括無遺。曰大大學術。大設施。盡已性。盡物性。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嘉賓父輯著

何等至大故曰大學之道勿添入大人人字道還是道理乃為  
學所當盡的不是方法明德是性體明德只是提醒一念使  
本明之體不令受損便是明時又用去障蔽等語甚差親字  
本是新字然大人以萬物為體與民疎遠便不親不親便間隔  
而不能整頓鼓舞以明其明德故親中有新意只重我去新他  
不重民如何新上然親民即明德內事切不可與明德作對至  
善只就德之本體說如是純粹如是洞深吾亦如是以合其本  
體乃可云止於至善止字是心學即易艮背意要講得精妙須  
認止就是善不是二項新說止至善只主明德說似偏了看來  
須融合明新為一方妙此節雖有三項總要歸重止至善三在

二

字承道字來要得大字意○知止非推原止由于知乃舉其現  
成者說以形容止至善之妙境言人有明德自然有知有知便  
知有止極處知得止時此心已是止了即知是止非知個止之  
所在而求止之也題脈只重知止二字知止既得止非知止後  
至能慮乃得也中間着幾個而后字乃詳知止之妙以歸重知  
止意非有功夫次第淺深定靜安慮都是止指心境說須要粘  
止字描寫緊要又在能字與至誠為能之能同要發出自然而  
然意定者心居一路之謂心原無不定對私意說勿貳以二  
勿參以三便是定的光景要講得精深不但志有定向靜就動  
中看不妄動便是靜念之所起只在至善故其動不妄若在至

善外又別起念便是妄了。妄不對危說。只是此心安閑自遠。而無急遽迫促之態。不指身言慮。乃心體靈妙精爽活動處。非臨事時經營商度之慮。就處事講者。非得字。搃承定靜安慮言。不專承慮字。得字要講得深。心即善。即心與之為一。雖欲離之而不可得。這方是自己實有的。故曰得。○合本末言為性。合終始言為盡性。明新知得。渾見為是。不可分配。本末始終。蓋明新是一物。謂之本末者。明德可以該新。民有體用。一源。人已兼成之意。事即物中之事。終始即本末內之終始。必能得而後可為知止。故不曰始終。而曰終始。終其始也。未有歸宿處。不昭徹。而能臻實詣者。舉本始而末終。談則後隨。所先而在。知即知止之。

知。要看所字。知得所先者何在。所後者何在。當重先。一邊知。不是空知。就是用功處。知本末終始。原分不得。先後知先後。即是道。故曰近道。謂之近者。合之。只在所知中。何等切近。不是與道相去不遠之謂。道字與章首道字相應。此非結上。乃以起下。修身為本。所謂本也。舉此以措。則為齊治平。所謂末也。起于格致。所謂始也。迄乎治平。所謂終也。○古之二節。正是知所先後。正是止。至善所在。不是以古人為準。則古人不重先。治其國以下。正推明所當先。實落下手條款。次節不過覆上文。以推明所以當先之意。不可以上節作知所先。次節作知所後。遂分對也。打頭叫出個明德於天下。而並未指出親民字來。則知通節是。

明。德之意特于齊治平三字見是親民。不得分其幾段為明德之條目。而其幾段為親民條目也。明德二字屬我。非是使天下人皆明德之意。蓋大人聰屬天下。以成其身。如天下有一處未耀于光明。即是吾德之蔽而未通處。尚安得為德之明。故須合天下以明吾之明德。所以云明德於天下。治對紊亂。看不亂曰治。有專治而欲精之意。齊對參差。不整言家人恩情分數。易至參差。齊者使尊卑大小各安其分。如刀截齊一般。修者治而去之也。明德在人本完。全。的。只為有此形色血肉。未免虧壞。補葺其虧壞。使歸完全。何可無修乎。正者無邪也。心體廓然。順應惟意。必固我。不免偏着。必去其偏着。歸于本體之正。乃

能管束此身耳。心與意非兩物。然意是念頭萌動之微。人心所以不正者。皆緣妄念雜之。去妄然後存真。此意字單說好一邊。意但不誠。即有不善耳。註云實其心之所發。要發出念頭件。都從心之實體上來。更無虛夸處。先之云者。猶云其要只在此也。不是先已誠意。後更須正心。誠意亦不在致知之後。致知即是誠意之功。蓋人心有知處。即是意。知之自欺蔽者。皆緣自己物欲所蔽。就是意不誠。其意者。務于此致其良知。而毋自欺蔽。此便是誠意。在致知的意思。致謂推極者。蓋良知必不盡泯。因其明處。推極于全體之靈覺。雖說格物就是致知。然物與知畢竟非一條事。惟恐致知者索之有虛。故以物實之物字。宜從

說如萬物皆備於我之物格。物者物理。原是良知內素具的。以心品格劑量。不失尺寸。不爽錙銖。纔有真知。乃從良知上格。物理。非從物理上致良知也。諸先字雖各有所主。只要通到格物上。身心意知。六非大段懸絕。做了這件。方做了那件。不過就中提挈要領耳。須會意講。○不曰格物。而曰物格。是物已格了。物格。即知自至。物格之外。再無致知工夫。良知之體極大。謂之至者。滿其量也。知至。則本來良知更無拘蔽。凡意之發。皆是真覺。而意識笑。意識即在知至。上看出。意識則起念無妄。便為一真來復之境。而心始可正矣。心正。只在意識上醒出。心既正。則本原既端。察檢有地。而身始可修矣。脩一身。可推以脩一家之

身。齊一家。可推以齊一國之家。治一國。可推以治天下之國。平者。普徧之意。與齊治不同。○合家國天下。而脩其身。是為天下之大化。則先家國天下。而以格致誠正脩其身者。是為天下之大本。欲脩一身。以及萬身。焉得不先萬身以脩一身。故自天子云云。庶人意輕。言下至於庶人。無親民之任者。亦當獨脩獨証。以明此德于身。矧天子正欵明。德於天下者。而豈不以脩身為本也。為本是為天下國家之本。不是又為格致誠正之本。重在天子上說。非是王公韋布同一學術之意。本字與急務不同。本立而道生。要見齊治均平。萬化皆生于此意。○本亂節正。明修身為本。重脩身一串說。下其所厚二句。正是末不可治。不可

以脩身齊家並重。亂即不脩意。治即齊治平意。所厚者薄。根本不脩。來薄即不齊意。厚即治平意。蓋身不脩。而本原之地。先自清亂。且本一亂。必薄所厚。况國與天下。所薄者厚。斷無此理。信乎脩身之為本也。知脩身為本。便是知所先後了。知所先後。便是知止。知止便是止至善。而明德矣。大學之道。寧外于此。

### 康誥章

此章三引書詞。而以己意斷之。以釋經文。在明德一句之義。引書詞處。只輕遞過。至末句方下斷語。重一自字。即上節脩身為本之意。○康誥武王稱文王以告康叔也。克明二字相連。德字單看。克雖無工夫。却說得有力。凡一念出于安排勉強。皆不

克。此在聖心之擔。當負荷。惟恐不勝說。○太甲伊尹稱湯以告太甲也。明命是天命于我之虛明。即心體也。顧諟只是內審此虛明。乃精神所凝聚處。總精神聚處。便是天之明命在。若謂以心去顧諟。明命則心是一物。明命又是一物。悞矣。作文全要心體上描寫。○堯典史臣贊帝也。峻在帝心上。覺其夫。只是明到十分盡處。為峻。是以量之自滿者。見其大。非增其初之謂大。○皆字。總承三書。自者自己也。自己即指性體而言。德便是我自性。我明。德便是自明。自性若失。其所為明。則失其所為自矣。乃是直指本體而言。見得非增。所本無與由。已不由人之意。不同。文得統于湯。得統于堯。俱從昭代倒推上去。此一脈相傳。

之心法。見孔子憲章文武。祖述堯舜。皆由于此。

### 盤銘章

此章從來以新民作主。看來自新、民。原非兩事。君子脩己以安百姓。非湯只自新。武只作新。文只新命。偶各舉其一耳。內自若德。外達民風。上至天命。無一不新。然後謂之新民。所謂極也。○苟字是即苟志於仁之苟。一時開悟。倏然追悔。此明德挽回得力。處全在一苟字。新字只是洗濯他潔淨的本體出來。不是增益。苟日新三句緊連說。要看得有分曉。日、之新更新于一日。又日之新又更新于日。一日新過一日。不是工夫無間斷。只守住一日之新也。德到新的田地。則新民新命都在其中矣。

講語要以污潔洗濯字面入講。方切盤銘。○新民二字相連作字單看。作新民者。人之精神意氣。淬勵則常新。委惰則就污。作者不令一息安于舊染也。看來只重在自脩己德。以鼓舞民心。非純民言。衛本殷之故地。其民染紂之汚俗。故武王勉康州如此。○天命之新。只在民心歸化。上見民之新。與命之新。非有二也。文王新其德于上。而舉天下之民翕然向化。而皆新。即此便是天命所屬。宇宙一似重關。故曰維新。命不重。命上看。註中自新其德四字重。○君子二字。泛說有新民之責者。極是皇建有極之極。即所云至善也。無所不三字言事。要到極至處。不求治于民。而求吾德之可以新民。不責效于天。而求吾治之

可以格天。須把註中自新、民、抑、揚、申、說、方、得、新、民、本、旨。而新  
命意委曲點出。非必以是為極也。講中全在無所不三字描神。

### 邦畿章

此章節、要見止。至善意。首二節輕引起文王之止。無非至善。  
以立止之極。淇澳兩節說止至善之實。雖是一言明德。一言新  
民。須重明德止至善。蓋新民。六明德中事。原分不得兩件。看來  
緝熙敬止四字。包盡止至善工夫。文王一節已括全章之旨。  
邦畿節重一止字。據詩只就民上說。邦畿王都為四方之極。猶  
至善為萬理之極。千里字貼至廣意。邦畿有千里之廣。猶至善  
之理。全体渾淪無所不包。太至廣也。地至廣。故民各有所止。理

至廣。故物各有所止。據此看。可見至善雖散于萬事。而實會于  
一原。此意全要悟得。但作文且宜虛。影寫勿實。茲止意註物  
字。指明新言。作事字看。處字指至善言。緝熙節重一知字。於  
止止字。指丘隅所止。字指棲止。言鳥于丘隅所當止。尚知其  
所止。况做個人。更不知安頓所在。則失人之所以為人矣。如字  
當像字看。可以不如。全要得。激發人意。須知聖人揭出知字。止  
處。即是知。非以知悟止也。黃鳥豈真見丘隅當止。不過天機自  
動。作文宜淺。淡。中得趣。勿入明德新民。穆。節重一敬  
字。下五句俱以敬字貫。緝熙即是敬。非有兩層。緝者言其敬處。  
相續無間。熙者形其敬處醒。不昧。止字只在敬字上說。無不



敬即是止。敬止是個心法。聖心常惺，而明不斷。故昏肆不得  
參入。自無不敬而所止者皆至善。首句敬止字指全体言。下敬  
止字指一節言。仁敬孝慈信只是一心之本体。文王心体最完  
故隨處發見。非以仁敬孝慈信為至善而止之也。止之云者纖  
悉幾微無少欠缺。無些拘滯。故曰止皆在聖心上。看不可着事  
為說。仁孝五字須看得深。都要象文王時事。蓋仁不是煦之  
仁。當商紂時解如燬之虐。固是仁。即一怒之安尤善用其仁。孝  
不專是守國統。與夫一日三至之說。如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  
勤王家。傳家心法。總是一個安民。文王命啟于維新。而求寧追  
乎來孝。故曰止于孝。慈不是碩。與夫論教義方之謂。三分啟

八百之傳。大典開日清之烈。是慈之大者也。敬不在鞠躬盡瘁  
與夫奔走趨承之說。天王聖明。切祀包之忠。以服事殷。堅小心  
之節。敬孰加焉。國人指民事使之間。有相接之形。故曰交信不  
專在號令上看。蓋商紂之虐。民散久矣。他一點真誠惻怛。注  
民心固結而不可解。如信而後勞之信。○文王以敬而得止。則  
求止者亦勉敬而已。咏在淇澳之詩。詩詞不必講。學脩以至  
恂慄威儀。總在心上用功。亦總在心上收驗。學是用心去剖析  
理敬之幾。脩則于所剖處。而脩其欲。以獨特乎理。自字重看。講  
中要會。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意醒發。勿泛。在理敬上敷衍。切  
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磋是講究到純熟處。道

理臺徹所以如切而又磋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類磨是磨瓏至那十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又磨恂慄根學脩來是敬凝于中磋磨之極把許多私意妄念都掃除了然後此心只有一精明之体卓立于中故詩以瑟僖道恂慄瑟嚴密也恂慄則防不疎而欲不得入何等嚴密故曰瑟僖武毅也恂慄則神不頽而欲不得屈何等武毅故曰僖威儀又根恂慄來是敬溢于外中有聚不容解之精自外有煥不容掩之光故詩以赫喧道威儀威是方正而尊嚴令人可畏儀是嫻習而周至今人可法皆其宣著盛大者也故曰赫喧總是一個惺惺之心体不可只在德容看盛德至善四字相連重至善上即上文恂慄威儀便

是威儀帶在恂慄上看不必分內外至善等語不曰明德至善而曰盛德至善蓋謂明德至于此則盛備無歉而已至于至善也民不能忘要看不能二字德本人所同然德造于盛只完其至善而止已合着人心所同然雖欲忘之惡能忘之非沐于德澤而不能忘也與下後世不忘俱重君子身上總是一個明德不可忘不必以上不忘分德下不忘分澤○末節引前王說只以證不能忘意親賢樂利俱重下段字面歸重前王上須要本盛德至善來四其字指先王下親賢樂利是先王所貽上親賢樂利是後人享先王所貽以道法開來而共納譽髦之域有師道焉故曰賢以丕基燕翼而永寄碩漢之忱有父道焉故曰親

畫以法制使有生全之意故曰樂分以田里使有不涸之美故  
曰利識大識小不敢自誤于不肖故曰賢其賢宜若宜王常自  
矜就于一体故曰親其親風清俗美享其遺化故曰樂其樂含  
哺鼓腹沐其餘休故曰利其利兩而字有味如云君子賢其賢  
而世有其德者必能世守其業其賢處正所以為親處小人得  
世享其太平故得世蒙其福澤其樂處正所以為利處語、字  
、接續有分曉而血脉聯貫切不可把親平賢字講樂平利字  
講沒世不忘而曰此以不重人思慕上重在前王能使後世無  
一物不得其所意

本末章

此章重民志說使字正在志上用功不得盡非不敢盡良心內  
愧自無、情之念安得有詞以至於訟乎志字對辭字說不曰  
畏心而曰畏志蓋刑法可甘而內疚難宣獨行畏影獨寢畏衾  
故片言折獄一人之畏也合人心而同以為畏豈不是大、字  
必如此說不是說德威之畏畏之大也須一串說下非上只是  
無訟下纔說使字所以使處只隱、見得有箇本在莫直指明  
德來方于語意渾融知本不是說夫子之言為知本蓋即此大  
畏服民處便是感通家國天下之樞整頓齊治均平之要機而  
本可知矣故曰此謂知本明德為本之意直在此句見得作文  
宜認此意

格物章

此章朱子補格物致知分四段看言欲二句擇致知在格物之義蓋人心六句言格物致知之由是以大學六句言格物致知之功至於用力以下言格物致知之効末二句總結之餘意本傳甚明不復贅入

誠意章

此章以慎獨二字作骨首節言誠意只在慎獨次節言不慎獨之鑒三節言獨之嚴以見不可不慎末則言能慎獨之驗蓋惟能慎獨即為毋自欺毋自欺即為能自慎有自慎而毋自欺純是意識更無兩層然毋自欺三字尤通章頭腦○論意于致知

之後天人之路已明只在自去實用其力知之而不實用其力不是欺人分明是自欺自欺便是意之不實處所以說毋自欺自欺不但是虛假有意為善亦是自欺故下緊說如惡具如好色正是形容毋自欺處非必泥定善惡蓋人一聞惡臭一見好色好惡便出來何曾用着一意然後去好惡他此正念頭最真處凡意之動皆如此出去便無有不實而適快足其蕤意之初心此終謂之自慎但此個欺慎念頭至隱至微莫說人不及知即鬼神亦有不及鑒臨者而吾獨知之最真故謂之獨不是實與不實的話念頭初起處安有不實但不能究其量將初念屈抑不伸此便是欺慎者保守初念不待欺萌而先有以

勘破其機。初時再無二念。故下個慎字。所謂毋自欺者。正于此。慎字大得力。二自字要重看。即獨也。蓋欺在隱微之中。慎亦在隱微之中。皆意念上工夫。須認此等字面。○小人節。不是重以小人為鑒。亦不重在斥小人不慎獨之弊。只借小人來說個獨知之內。自覺的光景。有如此。其不容自欺的念頭。有如此。所以君子必慎其獨。而毋自欺也。為不善無所不至。只形容他孽。縱欲的念頭。不在行事上看。厭然二字。狀小人極妙。小人平時自縱自恣。却謂人不及知。一見君子。此心自不可欺。語言自恍惚。動靜自忙錯。此皆其消沮閑藏處。此便是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處。人之視己。今人都看做人之視之。又寬著一步矣。最妙是。

本文一已字。不在人所見之地。而在我所自見之中。自見其不可以令人見。故有常。若人見之狀也。此亦小人畏慎之心也。第惜此心。不用之于疾念。獨知之始。而用之于見君子。厭然之後。人字作誠意的。君子看則何益矣。不但見其肺肝無益。即君子被他瞞過了。自心欺而不欺。亦是無用。轉摺見得。不慎獨之弊。此謂誠於中。誠字即是誠意的。誠字看了。著善之無益。所以益信誠中。然後形外。故君子必慎獨。以求誠于中而已。此非鑒小人而益力。猶言小人如此。若君子必如此。又漫上節收緊一步。須發明一必字。○曾子節。引來單闡明獨字。指視只據獨時論。就是意發時光景。須看二所字。欲人勿視。莫若勿為。欲人勿指。

莫若勿萌指視雖在昭彰之地而究竟已在一念之始是即此  
一念之發乃十目十手所交集處也無形之指視在我有形之  
指視在人自欺：人皆不可得雖欲不畏有不得不畏者凜：  
不寒而慄故着其嚴乎三字○末節以富興起德不是辟喻潤  
屋非峻字雕墻之說富厚之家其屋宇自有光潤貧窘者便枯  
槁矣德者誠意久而飽滿快足乃謂之德德之能潤身者誠之  
必形也此句且虛說潤身只是休胖而心廣則所由以發于外  
之端人心念頭真確實有是善則心無愧怍身自安閑胖訓安  
舒乃中心坦然與天地萬物同體非誠意者無此一段粹面盎  
背之態君子必誠其意只知誠之必形故耳講誠其意六要打

轉毋自欺而必慎獨

脩身章

此章緊要在虛靈兩個字。人心本體。只有虛靈。上節有所便不  
虛。次節惟不虛。六便不靈。俱着心上說。不宜以首節為心不正。  
次節為身不脩。○有所二字要講得細。心体上。總着一分意思。  
便是有所不必用過去未來等語牽纏。有所就是不淨其正不  
淨二字有斟酌。此心當未感之先。澄然湛然。本是極正。到感遇  
時一着有所便倚于一處物而不化。向來澄湛之本體。遂失其  
初矣。非喜怒哀正之謂。四則字極緊切。念憶等。即喜怒哀樂人  
情。必不可無。不必作不好說。看來此節只把有所二字透發下

面四肢輕、通過、為得體。○心不在、不必說到牽引于外、紛馳于內、只是着于有所、便是不在、故心不在、緊承不得、其正來、非有兩層視而不見三句、不必深講、總是心不在三字、蓋心既不虛、自然不靈、凡視聽食息之間、必昏迷錯亂、不須說到失其視聽、食之正理、只淺、描寫不在的情狀、為得此與上節、總是借個常人的情狀、以形容身心最相關處、非謂正心工夫、專在念、憶等項上用、修身工夫、專在視聽飲食上用也。○末節要承上二節、為妙、修身宜開說、如五官百骸、應事接物、皆欲得其理、不專在視聽飲食上、正心不必粘定喜怒哀懼、但粘首節有所字來、翻弄便得趣、如云正于未獲、不先着一有之念、正于已獲、

不獲留一有所之根、

### 齊家章

此章上二節、總是言身不脩、而家不齊、意在言外、引諺只証上文、不可以上節為偏、下節為偏之害、只重修身說。○首節舊說把之字、看得太重、看來此條攝於誠正之後、非可以常情例觀、只是意根、心體上畧、帶些人我、故情之所之、不能無過、則處知惡、不必說到勵行於前、變節於後、知美亦然、如此便是兩時了、只是當體有好惡、當體有美惡、不能如空過影、如鏡數毛、便是辟、又須知五辟、六從上章、四有所發根、知只是有所之、反以虛心照之、若定要於好處求惡、處求美、已落有所矣、此全從

無我得來。故曰天下鮮親愛等字連說如教其人而不介意便懶去禮他這就情了餘易曉五事俱宜講勿填實○引諺正見天下鮮好惡渾見不分配而莫知一以溺愛不明之故而不知一以貪得無厭之故而不知溺則係慈不已至於忘醜貪則責備不已必棄其妍正是辟之一徵○末節緊根上文講齊家者正要家人此懲彼勸截然為善去惡然必吾之好如其美惡如其惡而後觀型不忒而化宵速也有如惡鮮知好美鮮知惡如諺之所云則身不脩而何以齊其家

治國章

此章總是不出家而成教意首論齊治道理指出孝弟慈○圍檔

出心字見立教之本為甚真又指一機字見國人泛教之速遂舉堯舜以証之使人知自己身上用功齊治之理無餘蘊矣復引詩者隱然于言外顯出不出家而成教意○不可教根身不脩來作不能教看教人是教國人二句反說輕看重故若子句不出家根身來謂身不出門戶不下堂階也成教二字是成個教的規矩屬君子身上未說到民泛教去過云何也以家國一理也孝者所以事君不是移孝為忠蓋人心只是一理流行事親之孝即事君之忠以此心而事親則為孝以此心而事君則為忠如水與波第轉其名而不轉其體餘做此○康誥節只重孝弟慈之心出於至誠不假強為故家國可以相通如字指保



民下面只釋保赤子心字是保赤子之主張誠字又心中真切  
處求之是求赤子之欲要見自然而然所謂根干誠之不容已  
也九為母者必誠此意最要認真通節重此句不中不遠正真  
心迎合處不學而嫁只會不假強為講不俗末找保子如此体  
此保民豈不足以使衆乎舉慈一端則孝之事君弟之事長便  
可例見○仁讓總是一個孝弟慈雖說一家要着君子身上自  
息義浹洽處便是仁自禮文叙秩處便是讓與者感動奮發之  
謂到此地位自勃發而不可已故曰興看來讓之興本仁之興  
來不兩平當重在仁上一人指君會是徇欲戾是背理即仁讓  
之反作亂即興仁與讓之反仁讓之化必待行于家而後國心

興實戾之失總萌于君之念而國已亂矣要之一家仁讓就是  
一國興仁讓所在不必說到國上去方見機者發動所由發  
動有神速意發動所由有至微意此字指上六句債事證亂機  
定國證治機一言當暗作有國者之言方與下文相配一言不  
合理故覆敗乎事一人六指君言能勵躬脩端風化則足以底  
定乎一國債事邊輕定國邊重此二句是古語○堯舜節重身  
教上說今字輕堯舜唐虞之一人也而天下無不仁從其治者  
機也桀紂亦然身之所行即為帥不是提命之也從則不但興  
有與之為一意今只指仁好只指暴不必粘堯桀堯舜二句只  
引起其所令句其所令句又只引起君子句有諸已指仁無諸

已指暴求諸人。是欲人為仁。非諸人是欲人去暴。不是說恃己有而便求人。矜己無而遂非人。須玩而後字。君子教國。只求有諸己無諸己耳。而求人非人。特其後之事耳。其求人之理。皆藏於己所有中。非人之理。皆藏于己所無中。故下面有所藏乎身之說。藏者統其身所好在主宰中。隱而不見者言。民不見君子之身。只見一個藹然慈祥惻怛光景。自然感動其良心。故曰喻。喻者默喻之謂。心知之而口不能言者也。恕者如心之謂。出而求之非之者。一。如中心之所藏。故曰恕。否則不恕。不恕則一膜如隔九疑。雖慈母不能喻之赤子。而况君民之層屬也。而况君善藏。民又善意也。故曰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

齊其家。故字根上文來。不曰家齊而曰齊家。全在君子身上說。重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意。○三引詩。只是取齊家之義。不必拘夫婦兄弟等字。要看宜字。法字。宜于己而不宜于人。宜于妻子而不宜于兄弟。家未齊也。我可帥人而不可作法。亦不齊也。故又引此重教國人與民法說。宜其家人。切正閨門。講教國人。亦須影切正內意。而后可以教國人。是我可去教國人。不作國人自化。宜猶善也。只是和好意。宜家人。本是女子諧合于家人。引詩乃引君子正內言耳。宜兄弟。是國君諧合于兄弟。國君之兄弟。有偏上之嫌。有奪嫡之忌。宜之尤難。此教國人。亦切友于之義。講其為父子兄弟足法。是君子一身其為父也。慈其為

子也。孝其為兄也，友其為弟也，恭皆足法於家人，而後民法之。為孝慈友恭也。三詩有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意作文只好鏡花水月，咨嗟感慨，模寫一個齊治相因的影子。不可粘皮帶骨，板實蕪。○此謂治國須與前面故治國不同。上是國本於家，以實事言。此在詩上咏嘆，以蕪明先家後國之理。

平天下章

此章平天下，只是一個絜矩。而絜矩在一個公好惡。然民之所甚好者財，而所甚惡者在于奪其財。故朱傳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是此章之旨。然惟慎德，斯知民之好惡何在，而公好惡于財貨，又在用好人。故有秦誓數節，然用着好人，則于財散之。

可外之亦可。而自有生財之大道，又何用此聚斂。臣徒使好惡與民相隔絕，而成崩解之勢也。○上老、等便從君子身上起根，重上半截看。三句只是說得個人心之同。見治平君子當推此心，以及於民，使無不得其所。不倍謂六如上的慈，民字指國人。絜矩是絜以吾心之矩，吾心之矩最均齊方正，人同此心，同此情，各有分願。吾處之不得其所，便虧陷而不平。故於興孝興弟，不倍處見心同。即此同然之心，尋個處之，法使人各遂孝弟慈之分願。總叫得天下平道字，含有許多經綸在此。節旨趣在一矩字。矩字從平字生。註訓所以為方，即平意。謂天下各得分願，而無一夫之不獲也。所以為方則心也。所以

為三字、要看。○次節指出一個惡字來。以解絜矩二字之義。謂人心所同然者。不外於好惡。而所惡者尤貴勿施。故上下前後左右皆矩所運之境。而我守其要於中央。則能絜矩之人也。六位之人各以其分來取平於我。而我但絜我之一惡。往而通之。何等簡便。故曰此平天下之要道也。六母以字最重。講母以處全要。發出能度意。上言人心本不間于己。故曰是以有此言已。心能不間于人。故曰此之謂。○樂只節是好惡能絜矩之得。好民所好。本吾心之好。而絜天下人之公好也。惡民所惡。本吾心之惡。絜天下人之公惡也。如此則夫君赤子。聯為一心。豈不是民之父母。父母字最重。不可謂民愛之。如父母乃父母斯民之

道也。着上之人言。○南山節是好惡不能絜矩之失。瞻字要看。有國者其位愈尊。則一好一惡。瞻之者愈衆。安得不慎。慎即慎獨之慎。包得廣。不可指定好惡。只把謹其幾意。蒞之便安。有國有字要別。指有天下者言。○喪師節。結上文二節言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則今日既喪師。可知儀監二句。乃總承未喪師而言。得衆承殷先王。失衆承殷後王。二句還是釋詩結上文意。當補在二句之後。詩言帝命。而以得衆失衆什之者。天命主于民心。民之所在。即天得失。指民心說。○先慎節言財貨能絜矩之得。先字當承慎好惡來。不當對下文人士財用說。蓋有國者不可不慎。而尤先慎者。則在德焉。德即明德。慎直從念頭隱微處。

檢點精密不令己私稍有障礙意比絜矩高一層慎德故心虛而可以合天下之情慎德故心靈而可以照群情之隱所以能絜矩而得人心有人有土活看有者人只是能有人自我而撫馭土自我而疆理也不是人挈其土來歸土之所入即財之所出即用有用作是用字看方得此有者猶言即此便有不待外求也須把四個此字說得有力方見歸重慎德之意人土財用不平過下重財用邊○德者節是承上起下語本末二字不是說德為財本財為德末只是說治平的本根末節處見本所當先而未不足計也重德邊○外本以下三節言財貨不能絜矩之失外字對先字看視為不切已置之度外縱有務德之

心或未懇至內者日夕營營存在心裏外本內末便要與民爭財故曰爭民爭財於民民誰不起而爭奪之是民之爭奪實由在上啟之也故曰爭奪曰爭民曰施俱着君一邊重外本說○財聚節言內末之不能有其民與有人有土反看上句重下句帶言註爭民施奪故民散蓋爭奪則乖違之形見故民未有不散者財散雖不必是散財于民然有流通泉轉而無壅滯意民聚有精神凝固而不可離意看來財聚處即民散處不必萬姓既叛而後見其散財散處即民聚處不必四海既歸而後見其聚俱主天下大勢言兩則字重○言悖節言內末者又不能有其財與有財有用反看上二句輕引起下二句言悖出或求人

或非人，不以恕。貨悖入，或漁之獵之，不以正。言悖入，只是背後  
胥譏。貨悖出，則指劫奪。六字重看，悖字要認。悖者，叛道之謂。理  
當入而入，則入必為吾有。雖有時出，亦非悖。理不當入而入，則  
入必不為吾有。雖未出時，已悖。字找足，散字義。○康誥節指  
出一命字，比得衆節。又進一步，善則得，不善則失。兩則字有條  
忽轉移意。善字即上德字，不必以散財為善。聚斂為不善，牽來  
纏擾。二之字指天命。天所命惟善者，願誤明命者也。善便得  
命，得只在善之一念。上說○楚書二節，承上起下之詞。以兩個  
寶字，足上財貨之意。以善字、仁字，起下用人之意。但註中訓不  
外本而內末，故屬上文。若帶在下節出題，則會用人意說。搃見

寶得其實者，雖備伯之國，亦寶善人。寶仁親，寶其利。我子孫黎  
民者，所寶不在財而在人。俱能制馭群雄。○楚書節，寶指白珩。  
善指觀射父，能為詞命，以交鄰國。左史倚相，能通訓典，以贊君  
王。孫圉聘于晉，因趙簡子問及于楚之白珩，故對之云云。○舅  
犯節，晉獻公惑于後妻，故公子重耳出亡在外。獻公薨，秦穆公  
使人勸重耳返國，故舅犯教重耳對曰：我亡人，不以得國為寶。  
惟仁愛其親，而盡哀痛迫切之情，乃所以為寶。仁親切居喪說。  
○秦誓節，引起下仁人意。一个臣，其能保不能保，兩樣相。臣不  
重才而重量，曰：若有者，亦是設為冀望之詞。斷，子即形容其  
無他技，作一句讀。只就外貌，推舉樸實上看。緣他用心于內，故

外面才華不露他字宜玩蓋大臣自有體增一分技能便為失  
體故曰他者外之詞無他技不外增也此意切要認其心二  
字畧讀住休即形容其有容亦作一句讀無兩意休者心  
無夾襍之謂休心莫遺美之謂休即此休之心空洞無外若  
有所容而實無所有故曰其如有容全要蕪如字意透有技屬  
才彥聖屬德聖是通明與彥字連看不是聖人之聖凡人情以  
才不自己出為嫌曰若已有之是不以才不自己出為嫌也與  
下媚嫉反看心之所好口必稱揚之但心之羨慕已極口亦形  
容不盡故曰不啻若自其口出總是形容他好之甚全要純心  
上描寫出不啻的意思容字總承有技彥聖寔字應上如字須

重看在上說以能者以此故能也保我子孫作一句黎民尚  
亦有利作一句此說尚亦字明白又有以黎民為句而以下句  
總承者亦可媚嫉者嫉其所長而已惡則併其人而憎之違者  
不行其言而已俾不通則併其事而敗之下段照上反看一是  
容賢利國之臣為可好一是妨賢病國之臣為可惡○放流節  
是用入能繫矩之得仁人正是慎德之君子繫矩之父母至公  
無私留在下此謂惟仁人用觀註可見放流之字指妨賢病  
國放流是不使在朝廷遊之不與同中國是不使在內地賢奸  
消長關天地否泰使域內尚留一凶人即不必其濩用而宇宙  
間尚有一類疵不和處遊絕之遠正所謂能惡也惡得其當而

好自無不當，不必以禁凶人正以保善類，扭捏二能字要在仁字上說。蓋蒞于私情，就是好所當好，惡所當惡，終做不徹。惟從天理中出，則一萌都已盡，再無不徹不到。故曰能。○見賢二節，是用不能繫矩之失，見賢見不賢，雖其見理稍明，處全体終欠透徹，所以心力甚軟，故以優柔之心任賢，而以寬縱之心養惡。命者不把賢來當一場事，已知其賢而姑緩為之，箇迴失也。小人如葛藤割之尚不絕，若當機不斷，後雖欲制之而不能。自古人君多以姑息養奸，豈不是長厚之過。這點過命念頭，浸淫日甚，必至惡人所好好人所惡，拂人之性而止。拂則生人之脉已斷，冥漠中占曰不祥，而災豈有不逮者。拂處便是災。○

忠信節是故兩字，根上不能繫矩來，有字不是能有，只是說有此位，即有此道。大道只承好惡言，好惡不以已而以天下何等濶大。故曰大道必字是必定如此。忠信驕泰俱屬心，忠信是真心，驕泰是妄心。盡已心為忠，循物理為信。盡已心則我之情已奉，注於民循物理則民之情已隱，通於我故任我流出自性之喜怒。靡不得人當然之好惡，蓋以其動乎天則者中乎天則。大道所以得也。即忠信處就是得，不是忠信了方得大道。驕則盈氣蔽其公，好公惡之心太則後念越其當好當惡之理。民之痛痒漠不相關，大道所以失也。此句輕帶首言國之得失以民從言命之得失以善終言道之得失以心言愈切而意愈廣。



矣。○然人君往、驕吝不能實存此心者。只因撒不下利字。故言生財有大道。以見財不必聚。苟得其道。則未始不生。說一生字六字。正破他聚歛之小術。生聚為疾。所以開其源。食寡用舒。所以節其流。民生之而吾又不以冗食耗之。民為之而吾又不以冗用疲之。故恒足恒足。猶國用益百姓足而君志足也。題脉要根生字說。舒徐也。只是用之有漸。斟酌緩急。之謂此節。都要在生上說。就是節財。亦是不竭其生機。○仁者節。只宜頂上說。循此大道。以生財。而不為利身之畜。便是仁者。養字不要說。散財以得民。仁者生機。浹洽通天下。為一身。故四海之豐饒處。皆其身之敷榮處。而民歸身尊。又落一層。不仁者。滅絕生機。其

心七

精神自多枯槁。前以財對民言。此以利害之切身言。○未有節是說。以財養身之效。仁義只統財。上說上不受財。而仁以恤民。則下必輸。君而義以忠上。終事就輸。將說民所應出之賦。無或虧欠是也。好義便是終事處。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只重義字。講惟下好義。以終其事。斯為君以守其財。守財正終事之實。正是好義。以報其上。處一說。仁義說得廣。不專指財上。不忍民失所。而布德施惠。則曰仁。下孚于仁。而心悅誠服。則為義。終事之。近統趨其後說。非其財。不是民爭奪之謂。非君上所當得之財。即府庫封識。宛然終非其財也。○生財散財。義也。養身守財。義之利也。君即昏庸。未有不愛義之利者。而必背義以趨利。則聚

飲之小人誤之也。故引獻子証之。獻子所惡在聚飲之臣。只借雞豚等形起耳。雞豚牛羊所侵有限。即公此于民所益亦無幾。但此察之畜之一念不好。蓋利端漸不可長。一染必浸淫其勢。必至聚飲。謂之不畜聚飲。乃根本塞源之論。寧有盜臣甚言聚飲之臣不可有。蓋盜者不過侵吾之利。而聚飲者。剝吾之赤子也。與其損民寧自損。把此意。猶寫便得。與其寧有意出。此謂二句。是曾子以獻子言斷之。統平天下者說。利字根。雞豚牛羊聚飲。來義字根。不察不畜來。此二句。以義利對言。而言。利之臣不可用。下節又以利害對言。而言。利之臣不可用。要辨。○長國家指君。小人指聚飲臣。曰自者。答小人倡導侈心。皆其罪也。

曰使者。答人若假借大柄。乃自遺患也。彼字。亦指若善之。是賞其忠。嘉其能。善小人而使之。正是畜聚飲之臣。至于上連天災。下招人害。雖有絜矩之善者。極力扶持。事勢已極。竟奈之何哉。故以義為利。必先去小人。小人去。然後可慎德。可忠恕。而矩可絜也。

伐冰考。禮喪用冰。祭用冰。鑑皆食祿之家用之。

鼎鐫睡菴湯太史四書脉中庸卷之二

座師會稽石簣陶望齡校定 宣城湯賓尹嘉賓父輯著

天命章

此章舊重一道字。看來道不外乎性。只宜重性上說。子思以性歸諸天命。見無欲之性。與天同體。率性而行。無不是道。脩道不過復所性之本体。戒懼即是盡性工夫。不睹不聞。即是天命之性。位育便是盡性至命了。須如此看。方合書脉。○天命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之命。天人原是一理。此理流行于於穆。是為天之命。付畀在人身上來。是為人之性。即命即性。非既命而後有性也。率循也。不由意想。亦不着感觸。任天而行。如夫婦居室。孩

提愛教人莫不飲之類。無時無處而不能越。故曰道率性便是。道不是率性了。方謂之道。○本天命來原不待脩。只因氣拘物蔽。損壞性之本體。故須脩治以復其故。脩之者。設立一個成法。使一一循性之本體而行。非有增減於性也。教乃主張世道之教。脩道即是教。不作兩層。三句勿平看。當重率性之謂道。天命句。揭出源頭來。是道之根脈。脩道句。是体道之實功。總是一個率性之本體。故此節發明一道字在於性。後面四節。正所以完此性也。○道也者。二句當粘上性字講。蓋道既是命于天。而率于性。則天一生下此人。性即屬在人身。上原是不相離的。而人一不率是性以行。則便為妄動。為機械。而失其性。即失其所以。

為人。故曰不可須臾離。講不可離。須說道與人離。不得纒中窳。若籠統說一既道不可離。便非旨。可離非道。言可離必不是道。是道必不可離。非遠人不可以為道之謂。此句輕看。是故君子二句。正是盡性以体道。不睹不聞。不是合眼閉耳時節。分明是無聲無臭的性体。即當耳目交馳中。而此不睹不聞之体自在。戒慎恐懼。不是有心去着力把持。總是個常惺惺法。所以葆合那天命的性体。于不離也。○莫見節。是指戒慎之喫緊處。以示人用功之的。不可說慎獨。即是戒懼一層工夫。隱是心曲之中。微是念慮之萌。此隱微之地。乃吾不睹不聞。心体所萌芽處。心一萌芽。則不睹不聞中。忽然覺有獨睹獨聞。處。理欲公私分。

明、不可瞞昧。故曰莫見莫顯。所以然者。則以去不睹不聞的  
境界未遠。尚未經物累染蔽。故自家遂見得理欲分明。如此于  
此不慎。則戒懼所存之理。將從此流于欲。而不可挽。故君子必  
于此獨知處。過欲以存理。蓋不欲于獨睹獨聞之中。而離其不  
睹不聞之體也。莫見莫顯。是不睹不聞。靈醒處。慎獨是戒。慎恐  
懼。警密處。必要這段工夫。方是不須更離道。○喜怒哀節。又指出  
中和二字。以見道不離性。而人不可須臾離意。喜怒哀樂四者  
未發。是不睹不聞之境。正是天命之性。所渾涵處。四者之發。  
是隱微顯見之作用。正是率性而流。處。總是一個性體。不必添  
出情字。未發不是舍而未發。是全未萌芽時候。謂之中者。不是

不偏于怒云云。要在性上體認。蓋此性渾然在中。不落方所。不  
墮隅曲。故謂之中。節根未發之中。來未發。謂中。則天然之節已  
具于其內。發而皆中之。只是不失未發之本體。謂之和者。性體  
如是。發出來。如是。其於未發之中。初無乖戾。故謂之和。中為  
大本。六要粘性上說。蓋中是天命之性。所涵涵。雖不可睹聞。而  
為睹聞之用。皆本是性。而率以行者。故中為大本。達者此心  
通達無碍之謂。天下萬世。只是此中。我既與此中恰好。即是與  
天下無碍處。不可作推出看。道正與率性之道相照。中之大本。  
和之達道。六非兩下分對說。蓋大本即是達道之本。惟其為達  
道之本。所以為大。達道即是從大本上達出來。惟其從大本來。

所以為達。本字達字緊上相照的。要講得分曉。○致中和節。示  
体道之極功。致者充得性體使滿其分量。統是那戒懼慎獨工  
夫終始無間。不增一分不減一分。完得天命之本体也。如云本  
自大母令小也。而還其廓然皆備之体。道自達。母令闕也。而還  
其融液無間之真機。這便是致中和。中和原合天地萬物而言。  
天地生萬物。其德中和而已。致中和則與天地合德。以天地之  
德格天地。而天地自應。以天地之德被萬物。而萬物自遂。故位  
育無他。亦俾天地萬物無不中和而已。此見得天地萬物原與  
我同此中和致之之時。即位之育之之時。非有兩件物事。非有  
兩項工夫。中和位育不可分屬。致中即能致和。致和本於致中。

天地者萬物之主宰。萬物者天地之化工。世豈有天地否塞而  
萬物自生自長之理。然除却萬物化生。天地亦無別有造化矣。  
必到有位育方是致中和。方是完此天命之性。

仲尼章

此章下節申上節意。上虛下實。首節註不偏不倚。中之體。無過  
不及。中之用。庸平常也。平是平淡。常是常久。中即是庸。非中外  
有庸也。○君子中庸。謂君子即是中庸。其肢體盡是運行中庸  
之官。其心思盡是凝注中庸之神。不是說惟君子為能中庸。小  
人亦不是下等小人。如下文賢智之過。亦資質高明者。他弄資  
質。逞意見。把一段天命之本体。一一反亂。非不巧為附。而實則

分馳初六微有差而究則千里故曰反中庸○次節君子之中庸與小人之中庸用一之字便與上節不同見得君子這個中庸只是時中小人也總一個中庸只是無忌憚註中添一反字非是君子小人還在人品上看註中戒慎獨俱在君子下面補出小人亦然大凡中非執定不化之謂六非因人變遷之謂惟其時而已時之所在即理之所在君子因時順理不著一點意必固我故謂之時中即是性体切勿在應迨不膠上看小人無忌憚要學那變通員融或揣摩世情以為苟合或假借義理以便已私大言欺世全無所顧忌而畏憚也講無忌憚處須認得小人亦自以為中庸的意思若只泛說個恣欲妄行無所

忌憚便失首無忌憚與時中只爭毫釐須要在心術上查考着在這上看則家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君子亦無以自異於小人矣

中庸其至章

此章言中庸之德非惟小人反之而民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無過不及但解得中庸至字就本体純粹無疵上講曰至便有不可離于須臾意民鮮能即行不著習不察意須以過不及二項人渾講但智愚賢不肖字勿露出鮮字久字俱要挑醒註中世教衰二句是朱子補意不必用

道之不行章

此章說道之不行不明。由于人自離道也。不行不明屬道之本。如江河之行于地。今則塞而不行。道本如日月之明于天。今則晦而不明。我知之矣。言我知其故矣。知行原非兩截。知之篤實。真切。處便是行。苟知不領其先。則遙。將何之。其不行也。則知者之誇玄覽。愚者之影蠹測。不明故也。行之精明。朗徹處。便是知。苟行不識其塗。則茫。將何之。其不明也。則賢者之馳心躡筭。不肖者之藉口循途。不行故也。○飲食即當由字。勿以飲食當道。味當中。只虛。影寫。若曰。以為涉于幽深。即此日用之常。昭然。而是。以為未嘗行習。又即此共由之則。群然而趨。誰不飲食也。而誰知味也。只統慨。噪上。發出人人在道中。却又人人在

道外方妙

道其章

此章講中只好就行上過不及說。註中由不明故不行。當作子思口氣補出。

大知章

此章就舜之君臨天下說。以大知二字為主。首句虛。下正見其大知。大知要統舜心體言。人心有一毫遮蔽。知便不大。惟舜至虛至公。不虧損其全体。故曰大知。不是註不自用而取諸人之說。好問以下。俱要粘大知上說。舜非有心好問。亦非以邇言當察。乃良知發見流行。光明圓瑩。無掛碍遮蔽。自然好問好察。好



問、是、是、通、言、通、言、不、是、蕩、蕩、工、瞽、道、寓、講、庸、至、淺、至、近、的、即、性、命、淵、微、處、二、好、字、有、精、字、神、契、欲、已、而、不、能、已、意、隱、揚、從、察、字、來、不、是、聖、人、有、意、隱、之、揚、之、蓋、聖、心、本、有、善、無、惡、一、投、不、覺、其、消、化、善、投、自、為、之、發、揚、也、好、與、隱、揚、皆、自、人、所、見、而、言、舜、未、嘗、知、也、兩、端、是、不、一、之、論、彼、亦、一、善、此、亦、一、善、未、必、皆、合、於、中、執、者、執、此、不、一、之、論、斟酌、參、詳、也、中、字、是、從、聖、人、權、度、精、切、中、來、用、其、中、於、民、謂、從、兩、端、而、得、中、即、以、此、中、而、經、綸、設、施、于、民、也、還、是、用、以、治、天、下、之、意、非、說、取、民、之、中、為、我、用、其、斯、以、為、舜、乎、斯、字、關、係、緊、即、斯、昭、之、斯、是、見、前、意、亦、無、多、意、言、舜、之、所、以、為、舜、者、只、在、這、些、子、無、他、奇、也、切、切、插、入、大、智、字、

予智章

此章以不能擇而守者起下回之為人。上段輕，只喚起下段病根全在予智兩個字。上予智是能料事于未然，下予智是能析義理于毫茫。予字中有多少，期待自負意。世間機關計較，弄精弄巧，此便禍機所伏，便是吾獲陷阱。上智人不肯為，下愚人不為，為一等小智人，便自以為是，作聰任意，入此坑塹，此自知之過，意見害事也。擇中庸，只就日用事物之理言，勿說太深，夫人惟有自知之心，便有好奇之病。其擇中庸者，原非真擇，故不能期月守。如真知此理，收攝葆持，自不容已。

回之章

此章重真知上。而真知全在拳、服膺上見。若只空、能擇。不為真知。為人二字不虛。道不遠人。回、未嘗遠人。而為之也。中庸原是心體。此體不二。故曰一。此體無惡。故曰善。顏子之擇。正是求合此心體。擇處便得。處便服膺。服膺心解也。非牢、只守住故步也。服膺便弗失。正見他擇中處實、落、以身體之。有知味不能已之妙。

### 可均章

此章決言至難的事俱可能。以形容中庸不可能。非聖人言難。以阻人之進。正是啓人以能也。上三句輕。不必多講。三可字活。如云不論其均之善否。第曰均之而已。則人可能也。餘做此中

庸不可能。須在本體上說。必無一毫人欲之私。渾然是本來面目。總合着本體。所以工夫最細。幾微毫髮之間。稍欠。便落過不及。蹊徑。故不可能。不是說中庸難能。難則非中庸矣。講內全要發出聖人望天下以中庸意。

### 問強章

此章只重末節。以南北之強。剔出君子之強。末強非有三種。總是一段剛明果敢之心。但從理義中發。便強得到底。故曰矯。畧帶氣血。終不到底。終落方所。故曰南方北方。○問強。亦是問剛足任道。而未得其真。三與字。不是詰他。亦不是歷數之以聽其自擇。如云不有南方之強與。不有北方之強與。又不有而學者

之強與意全歸重末句須得抑字轉語口氣而強字不必添  
當字若加一當字則本文為缺壞不全而必待人加添矣○教  
人與報人俱有中道南方之強則不論人之善惡而皆教之不  
論仇之大小而皆不報俱要模擬他一段柔弱氣象不可說好  
了但柔能勝剛故曰強君子居之者與君子忠厚之道有合處  
而君子亦蹈之也○社者席而安之與枕戈相似厥悔也死而  
不厭是其心之自負也二句要寫他一段剛勁氣象強者一味  
以不屈為主乃志士勇士不忘之心有視死如歸氣槩與至死  
不變者不同二節二居字便有困方所意○末節以人已窮達  
四平看和而不流是懽然相與不見圭角然到是非利害處此

心精明堅確凝然不動不肯隨波而流中立而不倚是擔當事  
體毅然不顧是非利害而獨立於中然孤立無助忘者必多攻  
者必衆君子到此時愈精明愈堅確畧不傾倚一邊不流二句  
要看得好非必隨波逐流非必偏倚執着即有意為和為中亦  
流倚也意無乖戾雖絕俗亦和心無阿比雖從衆亦中立和決  
不是流的流則尚和者不能免中決不是倚的倚則求中者不  
能無于中和處立得脚住自然不流不倚和與中立從德性發  
靠着已流與倚從意氣合參以人塞訓未達不安塞全要玩註  
不變未達之所守的守字是操守之守非達不離道意國無道  
乃困窮拂鬱時易喪氣敗節却不變那平生志節死即終身之

謂二變字。須看得細。非必富貴易淫。威武易屈。即一行其所學。而反之初志。稍不盡快。即慷慨赴死。而反之此心。少未沒容就義。俱是變了。乃吾心境之變。不因外境而變也。須重四個不字。蓋衆人都被這些打倒。而彼獨站立得住。不與衆俱靡。非見得十分透徹。守得十分堅固者。孰能之。四強字。各就上句發得醒切絕佳。不可作統同話。末補強如君子而中庸。可能意。

素隱章

此章是論中道口氣。不是自叙口氣。只要形容得一個中字出。雖有過不及二項意。却要說得渾融。○離顯求隱。曰素隱。舍常務怪。曰行怪。素隱行怪。本為微名。而人情厭常喜新。故遂以名

歸之。述是稱述。不是傳述。有是密或有要。玩後世二字。世教衰而人心好異也。弗為句。要体会聖人語氣。只消翻上有述意來講。蓋此等隱怪之事。最能陷溺人心。為世道之蠹。夫子言我決不為此。以植好異之標。須闡發他非道而不可為的事體。若就夫子身上說。則聖人之不為此。何待自表。○次節道即中庸之道。遵道而行。已在正路上走。半途是遵行未久。廢是不能守。不能守者。厭無奇而思徒業。畢竟是知之未真。弗能已。就上面意翻講。見得半途非駐足之地。以吾心知之。所到自有不窮之味。不息之機。我如何能已得。全要看能字意味。○依與遵不同。遵字着力。依字自然。依中庸者。與中為體。非以我體中。蓋與

中庸為一也。遊世是隱而在下，不見知。是人不我信，看來遊世不見知，只一意不必太分別。要本平淡之理，不是以致人知來。悔字要說得細，不悔又要說得自然。不是有心把持，道真在我。自然忘却顯晦，不但不改捺，亦不動念。此正見其能依處，須一直說。不是既能依了，又不悔。惟聖句要看惟字。中庸之理，起念即差。尋求即謬。自非精融渾化，造至極之境者，不足以當之。又最要認個能字。能是天能，當就本体上說。無能之迹，而有能之理。有能之妙，而無能之心。須說得自然方妙。未補我，僅不能為隱。怪不能為半塗而廢耳，而豈如聖人之地位。

費而隱章

五九

此章重在費上。隱特見其費之妙處。故下三節只詳其費。証其費。結其費。並不說及隱。○當時談道者，皆以道為一于隱。故子思言曰：君子之道，豈一于隱哉。乃費而隱也。費即極之位。天地育萬物是也。隱即莫見乎隱之隱。不睹不聞是也。道體發見流行，隨處充滿，而實皆性命之理。涵于神明之中，不可窺測。是之謂費而隱。三字斷不得。而隱邊較輕，勿入体用字。○夫婦節極要說。個費字出。夫婦不是夫妻之稱。世間除了聖人，平等人都叫做夫婦。即匹夫匹婦之云。與知與能是不慮之知，不學之能。斷不應統為夫妻一節上看。如下文子臣弟友之道，上章喜怒哀樂之理，愚不肖的人，亦有與聖人暗合處。味可以與三字全。

是天機天機總是道。須知非許夫婦可以知能乎道。謂道不遺於夫婦也。至非至極之至。乃是道之全盡處。聖人所不知不能。謂斯道尚有出於聖人知行之外。雖聖人尚有未知不能的道。見道之大不盡於聖人。天地之大不在形迹上看。以造化之大言。即是道之大。有憾者其間氣運不齊。小民未免怨咨。亦不專是怨望。是不滿足意。然不重人之憾上。總見道大于天地。即天地亦不能盡道之意。君子語大。語君子之道大也。非君子語道之大。語大是語其統體。語小是語其散殊。不必分天地聖人為大夫婦為小。莫載蓋無大不包也。見道之無限量處。莫破蓋無小不入也。是道之無添漏處。莫載總是莫破的無外。莫破就是

莫載的無間。此二句是一章緊要語。以後二節。總根此發明之耳。○引詩借鳶魚之飛躍。以証道機之活潑。與上節非一意。須知鳶魚即是道。不是舉鳶魚以形道。作文全在飛躍二字上。寫趣。其字指道。察是昭著無秘藏意。正對首節隱字看。上下察勿滯。鳶魚亦勿脫。鳶魚只即鳶魚以見。觸目皆道意。宗要形容得活潑意出。且要影出費字意。不可以上下二字分貼鳶魚。○末節一氣說下。不可兩平。亦不可截然兩段。只形容道之費便了。造端不是道。托始于夫婦。只是說道無微不入。自夫婦知能起。俱是道也。及其至。乃推而致之。不是天地為至。察天地是從端倪而究其分量。天高地下之間。莫非此理之充周運用。非是謂

上察天下察地造端及察字俱要把上文點撥發揮方得結意  
道不遠章

此章只是道不遠人。不可遠人以為道。下三節總是發明此意。喫緊處全在一個人字。道者人之道。為道者亦為其人之道。故次節兩人字。三節人已字。四節子臣弟友字。皆所謂人也。道不遠人。遠人非道。故君子必以人治人。而不過求于人之外。此忠恕之事。近道之方也。故聖人于子臣弟友之常道。必以之自責。而自脩。而君子不遠人。以為道之事。異矣。不必分治人愛人自責三樣。○道是日用間當知當行之理。不遠非對近而言。道與人渾而為一。即人即道。即道即人。不相離之謂。人之為道。當自

吾身上去求。若舍人之外。別求個。知能便失本來面目。便不可為道。此為字作謂字看。只重首句。下句輕。○詩言伐柯本說不遠。而惟有两柯。便歧為兩。猶以為遠。統睨視上摹擬。此下須補道與人渾合。無間與柯則不同意。人字各就人身上說。非人已之人。以人治人。因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也。治之者去其身之。所本無。以復其身之所本有。如治玉石之治。只完成一玉石。改得一分人欲。即復得一分天理。改盡則本体復完矣。豈必過治而不止。止非畫地以限人之意。道固止。此更不添人性一物也。只就教人上看。○忠恕節。過文云。夫君子治人。而必以人者。良以人同此心。下同此道也。即此可悟近道之方焉。如此過下方

受時說以人治人，即為忠恕。未受，違道不遠，非將忠恕去合道。蓋道只在人身，不遠于人心。忠盡心，恕推心事，盡吾心推出來，此便是率性而行，不遠人為道，豈不是道？此不遠，即首節不遠字，要講與道合一意。施諸已，二句雖言忠恕之事，正見違道不遠，不以人之理治人，却于人身外討個高遠難行之事，責人無已，強人不堪，人便不願，即人以此施諸已，已而不願，不願不施，其所施都是平常，人本有的道理，便是人之所願的。此正以人治人，不遠人為道，在是矣。與別處橫逆之施，為不願勿施者不同。施諸已，與勿施，二句要會意講。蓋施諸已，非真有是施，凡吾心不欲人之施于我者，皆是勿施者，非果不以是施人

也。只欲使天下皆不拂其願意，勿施就在施諸已，由描出，不作二項。○末節是以君子忠恕之實心，体君子之實道，要與上文相貫。講道四要，會人倫意，講未能要隱，會必欲能意，四未能謂未能如其所求，蓋我之所求于子者，必欲其無一毫之不孝，然反之以事父，而尚有一毫之不孝，便是未能如所求了。先施之，是施信也。如肝膽相照，過失相規之類，要曉得所求等說，只是論理當如此，不宜泥定在責人上。講如今人設問文法，見得此等原自家本來道理，我却未盡安得，不交脩于言行之間。子臣弟友之道，即是庸德，以此道而形于言，即是庸言，庸平常也。有不驚奇意，行者踐其實，如行其孝弟，行其忠信是也。須是從



心上行將出來。謹者擇其可。子臣弟友之道無不可言。但使不能行而徒言。即不可也。其實不是務。要擇其可者言之。乃是務。要戒其不可者不言也。主戒虛意。方切謹字。行謹。勿十分講透。忍犯下二句。不足不是不足。於言有餘。不是有餘。於行足者。欲滿其量。萬分中有一分未盡。是不足。有餘。即放肆不檢之意。惟行然後知不足。非待其不足而始勉。惟謹然後知有餘。非待其有餘而始不敢。盡味兩不敢字。有凜、汲、毫、不放鬆意。頌言頌行俱從不敢字生來。以敢心為言。斯不頌其所行。而任意有餘。以敢心為行。斯不頌其所言。而任其不足。必去其敢心。以嚴其頌心。言即照顧其所行。而不妄言。行即照顧其所言。而不

情行。言行之間。以心相照顧如此。此俱是實、落、用敦倫工。夫正以忠恕的心。盡以人治人的事。無一毫虧欠。無一毫偽安。豈不慤、然為實、為實者。還于庸也。為道者。須到此地位。纔是究竟。纔是真能。不遠于道。

素位章

車首節為綱。下三節詳而明之。末節結而證之。通篇固重位字。身字亦重。蓋身之所居為位。曰位便是見在。反是為外。位之所遭。不能無得失。但反求諸身。要吾身無失耳。自得之自正已之已。俱是此個身。若不能反身。只可謂之逐于遇。不可謂素位而行。只可謂之制于命。不可謂之居易俟命。○首節二句。

一氣串講不是一正一反語。人生惟現在一境。是我的本色。毫無參禱。故曰素行。是因位盡道。不是苟且塞責。行字要重看。其不現在的。便與我不相干。故曰外。的不但不該染着他。併不談有這念頭。故不曰不行。而曰不願。不願正是素位處。在行上說。非素位而行。又不願也。○素富貴二節。亦濼說。勿分位外。人生履歷。無出此富貴四者。處富貴便安。處善樂循理。得志行道。致君澤民。貧賤便安。常守分。患難便安。文明柔順。夷狄便安。信篤敬。隨在盡當行之道。則隨寓而安。所以富貴可也。貧賤可也。夷狄患難皆可也。何不自得之有。得非悅樂。是得其位之理。須推開說。勿泥上四者。在外為出。在內為入。惟無繫慮。則身入而心

無入。謂之得。凝神定慮。非得入而得已。○在下位一節。即上節意。正形容無入不自得。非有兩層。吾人所居之位。雖多。只上下二位盡之。不陵不援。正是盡道于上下。處陵援說。得細。吾盡吾道。便不為陵援。若一毫替人謀。便陵援了。此就是正已而不求。正已二字要認真。真已原無不正。正已云者。只是葆真以正之。完已之分內也。正已便不求。亦不可作兩件看。無怨就粘不求。上說。蓋求而不得。則怨生。無求故無怨也。稍委于命。即是怨天。稍融于衆。即是尤人。此二句已總在無怨內。特抽出言之。見無怨則俯仰皆寬。正是正已之實學。○居易節。見君子非只空聽之。天與人也。小人帶說。易字不可就作位字。位中之道。乃易也。

為其所當為。則率性自然。坦夷平易。故曰居易。居者相忘。于是安焉。適焉之謂。易之所在。即為命。非居易外。又有一段俟命工夫。不是聽候其自至。全在居易上說。行險不可說粗了。只有越位之思。便是位無險。易以素位行之。皆易也。以出位行之。皆險也。素位者逸。故曰居。出位者勞。故曰行。微者邀之也。微之不得。因行險以微之。故雖命值其身。而偶得之。亦曰幸。○上曰居易得失。一聽之天。此言縱有得失。原自求之已。正足居易意。重失字。說似君子以心言。不說君子似射。要認明射以君子。雖就射言。隱。要把君子做主。正亦鳥也。小而飛疾。雖射。故取為的。賓射則張布候而設正。大射則張皮候而設鵠。反求諸身。不是

不怨勝已之意。乃不求之正鵠。而求之吾身也。失正鵠。即影言君子之行。有不得。反求諸身。即影言君子之求諸已。既曰不求。又曰反求。惟反求。乃能不求。可見君子俟命。非委運于造物。而已無與者。孔子口氣。只說未我素位本旨。

行遠章

此章勿以妻子兄弟為卑。通父母為高。遠。亦勿以中和位育始於家庭日用。要認註中行遠自通。登高自卑之意。字蓋高遠卑通。原是一理。父母妻子兄弟。亦是一體。宜妻子和兄弟之外。無順父母之道。卑通之外。無行遠登高之道。欲人純卑通上用。工夫也。○君子之道。字仍作道理看。進為有序。在辟如內見。

境界不易到曰遠。地位不易及曰高。滿是目前。卑是平實。不可謂自適。處以行至于遠。自卑處以登至于高。乃謂行遠只自適。處行之登高只自卑。處登之見吾人。只逐日用。藝倫上做工夫。自有中和位育氣象。○過云。所謂卑適者何在。不過家庭日用。如詩所云。和妻子宜。兄弟孔子贊其順父母者。便是樂妻孥頂好合二句。宜室家頂既翕二句。父母句。就是孔子贊此詩之詞。父母之心。無不欲家人之和協。令能和于妻子。宜于云云。如此。則人倫以篤。家道以成。父母之心。其安樂之矣。就此家庭克諧。便是宇宙太和景象。此行遠所以自適。登高所以自卑。

鬼神章

此章首節。嘆鬼神之德盛。且虛說。次節三句。洎一氣下。正是發明其盛。最重三節。以祭祀之鬼神。驗其盛。又引詩。敬其盛。末節點出鬼神之德。根柢來。由來太極之妙。無一毫虛假。惟誠故其盛如此也。通篇看來。要重顯上。微而能顯。所以為德之盛。○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鬼神即陰陽之屈伸往來。屈者為鬼。伸者為神。德即屈伸往來之妙處。盛者謂宇宙間皆其瀰漫布護處。須無註分陰分陽。根陰根陽二意。又要照起第二節。含蓄發揮。總不相碍。○次節不可單重末句。須三句合看。方見鬼神之德之盛。不見不聞。即所以体物不遺處。無可見聞也。体物者。天下萬物皆陰陽之靈氣。為之凝成。為之蕪散。是根柢乎物。而無一

可遺意。須統鬼神去。體物講。總是法。不見不聞。則非涉于有。能  
體物。則又非淪于無。非無非有。即無即有。非盛而何。○鬼神體  
物。獨舉祭祀者。以明人心。凝聚處。即是鬼神使字。乃人心之精  
誠。自不容已。所謂若或使之也。齋肅也。明淨也。是繫其心。盛服  
如寢衣。明衣之類。是潔其身。重齋明上。祭祀泛指。接至洋。○  
只用斯時也。三字。如在是隱。躍。若有個靈活的。在正洋。  
處。曰上。曰左右。見滿眼。都是切。勿。悞。認。恍惚。不可為象意。看來  
齋肅明繫的念頭。與夫洋。如在。都是人心自然。呈露處。非謂  
鬼神使之如此。○非謂齋明盛服。然後有個洋。且兩在不可  
測識。若以為有。兩在。又曰如。又見其無有。無。何等神妙。不

但驗體物不遺。而不見不聞之意。○引詩。雖為祭  
祀之証。還是泛。証其盛為得。肯不必以上句為申洋。二句  
下句為申齋明盛服之意。言雖屋漏之地。而鬼神無不至。不度  
不數。不重鬼神。人自度數。他不。得。提。要。歸。到。體。物。不。遺。上。○末  
節誠字。畢竟在實理上看。時有以實心上說者。斷不可從。夫微  
之顯。即上三節意。而所重在一之字。妙處全在此。蓋微的必不  
能顯。顯的未必其微。今不聞不見。微乎其微。而之出許多顯來。  
即之卦之。中間包藏許多變化不測之妙。此正是太極流行。  
實合實散。微原不微。不墮空虛。不淪滅寂。故體物不遺。而顯之  
不可檢如此。二句一直說下。不作推原。○不必用過語。如時

說所謂微而顯則不可掩矣。而所以然者何也。以其誠也。又覺費一番轉折。蓋上句已包下句。下句不過贊美之誠。在微中非兩層也。末補人當誠身以無愧於鬼神。誠字斷宜在鬼神上看。

### 大孝章

此章重一德字。言舜有大德。故備全盛之福。以尊親。故為大孝。德為聖人。便能尊富享保。故言大德必得之。非必之于舜。必之于天。生物二節不可對。上節與下節受命以下。要點出以德獲福。與別樣天子不同。以德福報親。與別樣天子事親不同。所以為大孝。○孝本庸德。然孝到舜。亦不過完得庸德分量。孔子稱之。不是欲人。如舜。只是贊其為天下古今不常有耳。德為聖

人。尚當另提。夫舜何期于聖哉。而齊慄至。則濬哲開聖人之德。孝之為也。而尊富之兼德之致也。由是宗廟自黃帝以降。享其祭焉。孝崇于親之本矣。由是子孫自虞夏以後。保其業焉。孝行于親之枝矣。須知舜父母暴惡。宗廟幾不血食。子孫之澤幾斬。舜能以聖人之德。受命為天子。使宗廟饗而子孫保。故為大孝。作文須會此意。五句皆要歸到孝親。異于他人。意不可以德福平看。亦不可說惟有德。所以有福。以碍下文。○次節意主舜。而詞則泛。作文雖不明指舜。而實句句暗醒舜。方紗四必字。只是論大德之常理。大德中有尊崇道理。便是名。大德中有安富道理。便是福。大德中有榮施道理。便是名。大德中有永長道理。便

是壽必之以理。非必之以應也。以應則有不可必者矣。祿位名壽俱要着天子上說。○生物節又發明必得之理。因字最有理。趣見天只因物付物。不是有心篤厚也。統好邊說。若曰因其材而後厚之。則不稟厚之可知。栽者植根深。承受得天之化育。便似培他。傾者承受不得。便似覆之。其實天之化育。只一例施去。全要發出大造無私的意。傾覆輕看。○嘉樂節上節是喻。此節是証。令德即是可栽者。天之申其保佑。即是培之。當相承看。正意都在末節。詩言可嘉樂之君子。有此顯之令德。下宜民上宜人。是以眷顧于天。而君祿誕受。且保佑命之。而申錫無疆。憲上二字。正是可嘉可樂處。宜民宜人。正是受祿申佑處。天命主

民心。即民心可決天命。○末節總承生物詩詞二節來。受命尤為天子。而祿位名壽尊富享保皆在其中。要重受字。是舜有以受天之命。非天私之也。末歸到大孝。

### 無憂章

此章不是三平。全以文來影武周所為。由庸行之常。以極其至。分明指武周大作為。正是個中庸所在。非兼文王也。首句說其惟字有深意。若非文王遭時之幸。自當有憂。所以次節用個武王作冒。三節用個周公作冒。見得積累自今時已極矣。先緒不得。不纘。便不得。不幹。纘緒的事。使武王有人代他做他。也是無憂。制作原是天子事。武王既不及。則周公責無所諉。文武之

緒又不可不成。合當幹成德的事。使武王而在。把這事還武  
王做。周公也是無憂。當有為而不為。便非中庸道理。武周所作  
都是天地間極大的事。竟不曾干中庸上加分毫。○首節無憂  
以遇言。不以心言。文王之心。憂勤無逸者也。只云不愁前無所  
承。後無所繼者。其惟文王乎。王季二句。只言父賢子聖。未見無  
憂。到作述處。方見以王季為父。則明類長君。稱賢父矣。以武王  
為子。則聰明啟義。稱聖子矣。然不曰父有王季。子有武王。而曰  
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者。重在文王本身。克盡其道。能以之  
為父。以之為子也。二以字。須重看。不然前有賢父。自家一毫欠  
缺。便愧承先。后有聖子。自家一毫失錯。便難開緒。能無憂乎。况

曰父作之。在文王必有所以承之者。曰子述之。在文王必有所  
以開之者。故惟文王能盡道。所以無憂也。作述須以德言。王季  
靡悔。武王作求。正作述之大。不可在王業上說。○緒者。相傳之  
統緒。續字。要看得委曲。只是續其積功累仁之事。但勿說積功  
累仁。以蓋天下也。奈紂惡不悛。不悛已而為順天應人之舉。切  
不可以一戎衣以下。為續緒之實。恐于太王。王季。文王。臣節有  
碍。壹字。見不勞再舉。有天下。只是克商意。勿碍下尊富二句。以  
臣伐君。遂也。而弔伐之心。天下諒焉。故舊有之。顯名。亦不失下  
四句。俱跟不失來。要得聖人。非利天下意。尊是由諸侯為天子。  
富是由百里有萬方。享是享以王禮。保是保其王業。要說得與



舜別此見武之能述以貽文之無憂也。○未受命玩一未字見武王未嘗利天下而急于伐商。○亦見善体文王以服事殷之心。惟未受命則禮制缺處尚多。倘無人成之。武王子述之事未竟。○二后缺而不完之德。故因時合道而成德。則在周公德以志。意言成先德兼二意。進王二句是成其以孝事先人之德。斯禮以下是成其以孝治天下之德。二段俱是成德而上段畧重文武王矣。太王王季仍以候號謚也。則文武之心不安。太王王季至矣。先公仍以候禮薦也。則大王王季之心又不安。周公從心所不安制為典禮而進王上祀之禮行焉。然太王王季有號而無謚。則禮殺于文王。蓋王述所由起與大統所由集者不同。先

公有祀而無號。則制思于太王王季。蓋世近而功德大。與世遠而功德淺者。又不同。此可見禮制之盡善處。斯禮字指上祀之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做其意使人得緣分以自盡。達字皆自庶人達之也。父為八句是葬祭之禮。達于天下。葬從其爵。貽死者以安也。祭從其祿。盡生者之情也。大旨重祭邊而期之喪以下。又因祭禮而併及喪禮。重三年之喪一段。總是諒天下以必至之情。而妥曲為之。作文滾看更好。此概見周公之能述。亦以貽文王之無憂也。

### 達孝章

此章以達孝為主。善繼字口述。正是達孝。春秋四節。正是善繼善

述俱見其達孝。不可以末節另作一意。○達者達乎天下古今通行之意。非通稱其孝。天下惟庸德無不達。亦惟聖孝得其庸。故一人之孝可達為人人之孝。一世之孝可達為世之孝。到通于天下而無壅滯地位。必其繼承。際委曲盡道而無一毫不協于人心。此句且含甚虛講。武王周公要見為君為相意。○夫孝節只泛說。不專指武周二善字。重看隨時變通方謂之善。先王所欲為曰志。所已為曰事。不但先王已萌之志已為之事。繼之述之。就使先王無此志。無此事。而以理揆之。設使先王處今日時勢。則其所區畫。必將如是。其所運量。必將如是。而委曲体量以求脗合。方為善繼。善述。看明此節。則以後句句可觸。

類而通矣。○春則雨露既濡。有水木之思。秋則繁霜既降。有悽愴之感。故脩祖廟以慰先靈。脩是洒掃整饬。使嚴潔意。陳宗器示能守。設裳衣。使神有所依。薦時食。使神有所享。作文于春秋。句另作幾句。作一頭。而下三項皆祖廟中物。四其字。有如在。意。要認。○宗廟二字。須一斷。然後講禮字。方妥。宗廟之禮。謂子孫所站之位。有左右。有後先。不得混亂也。斯禮也。果何以哉。蓋宗廟左昭右穆。而因其次序。以序生者之昭穆。使世派不紊。是親親意。須知序昭穆。不但昭不混于穆。就昭中為祖為孫。亦自不混。不但穆不混于昭。就穆中為祖為孫。亦自不混。序爵是異姓之臣。助祭序其公侯卿大夫之秩。此時升降拜跪。各有等級。故

曰所以辨貴賤貴賤即尊卑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宗是宗伯。主詔相祝主祝嘏有司主贊裸獻執籩豆之類。序事即序宗祝。等事是于同姓異姓中選其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熟者。隨其能而授之。故曰所以辨賢不要說辨賢之大小只重賢上。看來辨字不是臨祭時方擇人只是人之賢因序事而彰顯。便是辨出賢來。旅衆也。即衆賓衆兄弟。酬是先自飲而後飲人。以引導人飲也。祭將畢時天子主祭既飲了福酒又飲均神惠于衆。故使衆相導引。亦無同姓異姓下是卑幼即賓之弟子及兄弟之子為代為舉觶也。即代斟酒之意。上是尊長即長賓長兄弟賓之幼者代長賓舉觶兄弟之幼者代長兄弟舉觶各洗

盥更酌而適于其長其長將此觶往勸他人逮及也。謂使之亦得伸其敬上賤字以爵卑者言此賤字以齒卑者言燕是私燕衆助祭者皆散獨留同姓以伸私款毛老人也。想祭時昭穆已序故燕時坐次只從昭穆一行中各以毛髮之色辨之以序年齒非不論昭穆只論毛髮也。此節與上節皆統祭祀上見他絕述之善是一時事要兩節合看斷不可分析其脩祖廟陳宗器及序昭穆等皆天子祭祀之禮非侯國所常行者。講中要鋪叙得天子祀禮景象乃佳。○踐位節即在上二節內看出而斷其為孝不可另作一層作又須根上說來五其字俱指先王位是對越祖考之位兼主祭助祭說禮樂俱是廟中禮樂禮如九裸

九獻樂如九變八佾先王未嘗有天子宰相祭位。亦未嘗有王者禮樂。然以理度量。雖先王復起。亦必有此制。是今之所有。即先王之位之禮之樂。我時踐之行之奏之耳。此禮行則敬先王所尊之祖考。愛先王所親之子孫。臣庶是武周真能事之如生如存。而為孝之至處。看來愛敬不必分配祖考。臣庶註亦渾見。須推入心裏。真愛真敬。說事死二句。總承上五句。孝之至也。又總承事死二句。至孝即達孝也。孝之誠而無以加。謂至孝之通而無所得為達。惟達故見其至。○上文言孝之至。已結了達孝。此節又舉其禮制。而深贊其意義之深遠。無非所以廣其孝也。郊社重郊。說社祭先公。為諸侯時已有。宜云。此郊天之禮。與社

而並舉者。乃所以事上帝。而使吾一念之誠敬。上達于穹蒼也。禘嘗亦重禘。上說宜云。此大禘之禮。繼嘗而間舉者。乃所以祀乎其先。而使吾一念之仁孝。上通于祖考也。蓋王者有這段崇天禮地。尊祖敬宗的意思。凝結于中。而無以自將。假如社禘嘗以將之。出自仁人孝子之心。不容以自己者。若云報答天地。報答祖宗。便粗。國字當看作天下字。武周惟掌握天下。而制為治天下之禮。人能明禮處。即是明武周治天下道理。故曰如視諸掌。明裡經制。須滾作一團。方見聖孝之達于天下。只言制禮之精。而意義深。便與達孝無干。

問政章

此章只重其人存一句。人兼君臣其實重君上故頭緒雖多其要在修身而所以修身則曰仁所以盡仁曰義曰禮。體之為五達道措之天下為九經見之于身為言事行道其要不過明善誠身其功不過學問思辨。總是一個人存的道理。自修身以道以下。是言修身而人存也。九經以下。是言人存而政舉也。凡事以下。又自上面兩個一字歸到誠字上。見有真心實意。然後人存而政舉也。○當時哀公問政。意在治人。夫子告以治己。獨舉文武言者。三代之政。至周大備。而又為祖宗之家法。故也。口氣言公只法祖。便是其人。謂文武樣人。指若言有臣帶說。人存只是實心行政。便是文武之心。在其政舉。政即文武也。不舉即息。

七五

此句輕。○人道節。總是甚言。人存政舉之易。不可以成速。尤速分看人道。字不空設。明良會合。方成個道人。人兼君臣。言人道立而行政。自敏地道立而生樹。自敏皆統一點。真實處流出。敏字照上舉字看。不可作化行說。舉蒲蘆者。上由人說到政。而見其敏。下就政言之。原是敏的。含有許多生機。一撲便蒺地之。生物無不敏者。不可說蒲蘆為先敏。蓋本朝之制作。最為精詳。一遇其人。不俄頃而奏治平。要如此。稀人字在內。方妙。○為政在人。節統論修身之要。須倒重仁。身上去。為政屬君。在人屬臣。為字重看。謂之為。則必有闕。睚麟趾之意。舉文武之政。盡為昭揭。方是為此。無論乏人。難以承宣。即奉行之吏。僅循守而非。

一代髦俊會當年講求之秘者其心思與典則必不符故曰為  
政在人人而謂之取必肝膽已盡輸之我非我身同心同德而  
孚契于幾微之內則旁招必不真有文武自然有畢散聖作物  
睹聲應氣求重在身上不可以藻鑑一節言道即下達道暗以  
人倫說以身去体道使身在道中則身脩故曰脩身以道人于  
此道若非真愛流通則息斷義絕安能到天理人情之極至處  
故脩道莫若以仁仁即脩道中情意懇到恩愛浹洽便是非道  
外另拿個仁去脩道也○仁者節只重仁字禮義摠是一仁由  
仁而行之得宜便是義由仁而行之有節文便是禮曰禮曰義  
不過成就一個仁以仁其身而已仁者人也緊與上句相承

言脩道之仁即人而是蓋天生人必與以一點生心之心有此  
點生心之心方成其為人。是仁即是人。非仁為人心之說。仁既  
為人。人從何來。從親來。生機流注。惟親最先。六惟親最切。故曰  
親。為大。但說愛莫切於愛親。不見得親。是脩道以仁起頭  
處。義者酌量于五達道中。而各得當。厚當薄之宜也。宜在心上  
看。心安便是宜。便是義。尊賢所以求仁之輔。以親之宜。賴賢  
以啟沃。講明也。親之殺。以一本九族對尊賢之等。以師與友  
對禮。是天理等級。隆殺乃天理自然。所發露處。非云禮在性中  
生出也。生字有自然而然。不待安排之意。講內要体此意。○故  
君子節是結上二節之意。上泛論脩身之理。此方責實在君子

身上止是勉氣公着力修身處。當以修身為主。下三段皆修身之先務。而不可以不字要發明。勿得重犯事親是仁。知人是義。知天是禮。不脩身何以取人而立政。故不可不脩身。要說到極大。關係處身之所自出者親。思修身而不事親。則人道之大者已失。何以脩道而修身。故不可不事親。身之所由輔者人。思事親而不知人。則無以講明乎事親之理。故不可不知人。知人與尊賢不同。尊則崇奉之而已。知則降殺大小毫釐不爽。乃謂之知親賢等殺。又不是自己意見。全憑理上生出。未若不源頭處尚不透徹。將把何者去權衡大小。分別輕重。乎。故又不可不知天。天雖兼得等殺。據白文只重知人。這

添事親。○達道應上修身。以道言道有五。不止于親也。達德應上脩道。以仁言德有三。不止于仁也。所以行之者。謂達德所以行達道也。註共由同源。共字同字。正解達字要隱。映下文。蕪揮方妙。五倫俱是。屬于身者。當以身字作主。身之相與而為父子。身之相臨而為君臣。身之相配而為夫婦。身之相叙而為兄弟。身之相交而為朋友。關一則不成。其為身友。獨言交者。友必交。而後成親。義序別信。切勿擾入。只空。插出有君臣。必有所以為君臣的意思。父子亦然。見身外無道。而修身必以道也。講五者。天下之達道。全要根着身字。說來人有此身。定須有這五樣。若無這五樣。豈復成個身。豈不達之天下。達之萬世。故

曰達道。知是心之明覺，仁是心之純粹，勇是心之激昂，皆根心上說。就天付渾成言，合下便同得此理。故曰達德三者俱要着。在行道上說，所以行之者一，不是說行達德者一，還是說達德所以行達道者一。一字且慢露誠字，只要真實切近之意。流貫于仁、知、勇之中。○生知節重困勉邊，因上言道之行在德。此則承言以德行道者，究竟還會于一。七之字一功字俱指達道三。聖字三行字俱指已然說。生知不是說人生下便知，只是不費思索，合下見得如此，更不疑惑。這便是生知要講得自然。既不能生知，須用學以淺不學之休分。明是湯武反之的工夫。如君不能仁去學仁，子不能孝去學孝等意，不是稽古右文之說。困

則鬱而不通之謂，人之精神不塞則不通，不斂則不達。故學而未能知，須用困的工夫。如困心衡慮，由事勢窮蹙，一件磨煉出來，方纔曉處。若臣當義，父子當親，故曰困而知之。安行不是行得安穩，循性自然，不煩造作，不費磨煉，這便是安行。有一毫安排布置，便不安矣。利行者，他看得世上只有這條路，該走美。得這件工夫有益，故專心篤好之，是之謂利行。勉行者，他力量有不及，不敢自諉，工夫有間斷，不敢不勉，夫是之謂勉。生知便安行，學則必利困，則必勉，到得成就時，生知安行的也。到這裡，學利困勉的也。到這裡，初無淺深高下，故曰知之成功一也。不可言學利困勉者，與生知安行一般。若非性分上原帶得聖



人體既來雖困不能通勉不能利矣安能一耶○好學節  
是入德事即困勉者下手用功處非困勉之外又另有一等人  
也重好字力字知字三件俱以達道貫好學是于五達道上事  
事理會而于道即漸能知便是近智非謂先另有一段博學工  
夫去求智然後以其智而知道也時講以聞見象數為博學甚  
差力行非求行乎仁即行此五達道但為私意所隔情意不能  
懇到惟力以行之自然真意流貫于倫常之間便是近仁人心  
不激不蕪心中真知得羞恥自不得不振作故可以起懦而近  
勇近勇即是有得于勇第對生安學利之渾成而言則曰近○  
知斯三節知字不是空知即是從事于好學力行知恥了故能

以達德全達道而脩其身知三斯處身便脩不是知斯三了也  
後身修也所以二字內有立德疑道意我能脩身便能以身取  
人○人立政使人○脩道迪德故曰知所以治人治人即在脩  
身上描出不必入知明處當講既知所以治人則家此人因此  
人天下此人又豈不知所以治之乎知所以治人所以治天下  
國家兩所以字有取人立政意正謂身可以取人而人可以立  
政此意要認去要根達德達道來因達德達道為天下國家所  
同得雖典章文物不過取足于此而已○凡為節是因上言治  
天下國家而列其所以治之目九經正是文武之政布在方  
策者其道有常不變故曰經身為萬化之原故首脩之脩即脩

身以道之脩去其累也。賢是論思啟沃之臣，尊是師友之非臣之也。親無九族在內親，是不敢踈之；意先尊賢而後親者，必須尊賢以講明親之理。此意要識。大臣論道經邦尊而易，褒故言敬群臣効忠宣力卑而易踈，故言休。若視群臣猶吾四體也。子若如父母之愛其子也，宜休。此意數衍來，是以道招集之柔，是寬恤之不施，以剛狠懷是懷保之，使諸侯在吾度內通節重脩身一句。下尊賢等，樞是睽天下以成其身。講語切不可犯了九經之事。只空就字義上刻畫為妙。○道立節是九經之效。先言效者，乃敲動氣公耳。九句俱上，輕下重則字要挑剔。道即達道，道立謂道在吾身者，各極其至而可為天下國。

家之準，純在脩身上說。以此脩六，以此立，即工夫便是效驗。更無兩層尊賢而不免于惑，則所尊者不過優崇之文。曰不惑，純他尊之。心薰陶嚴憚，念頭自然不爽。襟理上自然洞徹無疑。以平素言最難愜者，人心息寡則却息溢則玩親，便是。不惑處不惑，是不離心離德，俱切維城之思也。不眩如庖丁解牛，自無疑碍。從君之敬而心字神解上得來，以臨事言人臣報主，以身報者輕，以禮報者重。惟禮不濫，所謂事君盡禮也。指臂相使，有一體相維之義。正狀其體處，勸乃心悅誠服，不識不知。蓋君待民如子，則民愛君如父母也。作百姓自勸者，誤財用財之用也。凡百工做出器具，謂之財，皆有資于國用者。百工來則

百技集而百物成故財用足。字有垂國用民用言者不可遠  
人有相隔之勢其道用柔必內抑乎已外從乎人而後可言柔  
即柔便歸不待鱗集輻輳也歸字只從柔字上發諸侯處易  
陵之地其道用撫必予其所得解其所失而後可言懷天下畏  
惟其繫心絆念自有肅然不可外之意不待威行知畏也即懷  
更畏。只從懷字上見。○齊明節是九經之事比上二節須重  
看。段。重上半截。齊明句雖有內外提是靜也齊心體凝靜明  
心体明朗通此心于盛服臨朝即此無体之禮所時出非以既  
動始有禮也動自念慮之動以至出入起居發號施令皆是無  
內外言提之是餘躬端軌以為天下國家之表故曰所以修身

各所以字宜玩着在我去修身在我去勸賢說若云如此則身  
脩則賢勸便于所以二字無着落矣諛色貨貨是以眩人王而  
亂其尊賢之心曰去曰遠曰賤皆心上自為主持不使移動而  
賢人之啟沃者乃得以進其說行其志故曰所以勸賢親之  
殺情無窮而制有限故列此三等親之欲其貴也貴所不及者  
亦不關其祿。所不及者亦不拂其好惡則我既親彼。必親  
我矣此之謂勸親。大臣以用人為職必旁羅彥俊廣闢登庸  
聽所任使而無掣肘可官任事大臣任人所以沒容密勿而以  
道佐人主故曰勸大臣忠信重祿串看君之所少者非祿也必  
須忠信而重祿非徒禮遇之文也則我以肝膽示士寧不以腹

心期我以推食許士寧不以素餐戒故曰所以勸士時使不必說妨農只是遵公旬之例而不盡其力薄歛是守什一之制而無額外之征則民得遂其欲逸欲富之情父母孔邇誰不懷之是所以勸百姓也稍食是出物有漸意每日督察之又月加考校之不是專要防其惰也恐其作深巧以為無益耳工程多者多食之工程少者少食之肉食曰饑糧食曰廩稱事者食之多寡稱事之煩簡也如有利其食者樂于業而圖其稱者益勵于勤矣故曰勸百工節即路節旌節也少曰委多曰積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往者有闕津之阻故授節以送之來者常患於無資故委積以迎之嘉善者因善而授之任矜不能是不強

以不欲若以不堪乃器使不求備之意送往無朝聘及商賈行旅嘉矜專指遊士言有國無人為絕世取旁枝以續之有人無國為廢國舉土地以封之亂以紀綱言治亂使上下相安就本國臣民說危以社稷言持危使大小相恤指鄰國說三年一聘五年一朝不勞其力我之燕賜彼者厚彼之納貢我者薄不匱其財合之皆懷諸侯之事○凡為節是九經之實一字勿露誠字為妙誠不在九經外只件件皆實心實意做便是○凡事不必指定道德九經總是自吾身而達之天下國家者豫不是誠其所豫者則誠也看來本文無誠字只宜渾融講事上逆料為適莫理上先圖為豫若當機率辦便愴皇急迫豫則精神凝

固宰制鎮靜。天下之紛紛自搖不動。故曰立不是說事自我立也。若一不豫。縱能襲取。不勝周章。故曰廢。豫便是立。不豫便是廢。言行事道俱就人。若說哈顛躓也。言有舛錯。如人有蹉跌事。是事業措之天下者。困是困屈不能通行。是行誼行之一身者。疾是內省有愧。道即達道之道。窮字改作盡字。與困不同。作文想像一理。渾然泛應。曲當意思。說為妙。前定即豫也。是先從裏面做工夫。存得一個真心。則言事行道的理。已豫先堅定。而不動搖。故環中以應而無不善。此四項正証。凡事豫則立。前定須有戒慎工夫。○在下位節。是以臣道証。若道意獲上四者。不可以豫言。只通講到誠身上。獲上者。獲其上之信任也。上之信任

不專。則以予奪未定之身。而設施於民上。民或玩而不遵。故不可得。而治獲上在信友。不信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聞。故上不見。如一說信即真心。感孚處。以此孚友。即以此孚君。非徒資其薦引而已。此說更妙。信友在順親。不順則大節有虧。百行皆無足錄。宜物論之。有不孚也。順字即孟子不順乎親之順。論之與道為一也。不誠非是有事親之名。無愛親之實之說。吾身即親身。身中有妄襍。必不能與親孚。一體之誼。固如此。明誠二字不宜作二樣看。善者誠之本体。誠之純粹。以精處便是善。明乃明淨之明。揀去人欲。瑩淨。無一毫夾襍。是為明善。明淨吾所自有之善。此身便不為血肉之軀。明即能誠。非明善之外。又誠身

也。要講得渾合。○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天下之歸也。至誠而不動者，天下之歸也。是言誠有天人之間。正個誠者，及兩個誠之者，俱一例看。須渾合串講。重人道與擇執邊。誠者，指人心之實理。言道雖付之人，然其理渾然，不曾雕琢，却原是天命之本然。故曰：天道誠之者，以盡此理之人，言道雖失之已，却憤然不肯干休，務以人力獲天心。故曰：人之道誠者，至聖人作一句讀。言誠者，乃是不勉不思。沒容中道的聖人，不可將聖人也。另說：不思不勉，只心體依舊完全，不費一毫氣力，得是得此善中，是中此善緣。他本來絕無障蔽于天然靈竅處，自然合着不差分毫。以其悠然會心，故曰：得以其自然恰好。故曰：中沒容中道四字，最有味。沒容不是

雍容自得，只在道字上看出。天道原是沒容。大極流行萬古不息，而其間節度自然悠緩舒徐。聖人性與天合，純亦不已，不煩竭蹶。故曰：沒容中道。中道即中，天道末句擇根思來，固執根勉來，須一串看。換完得誠之工夫，善即繼之者，善之善，而謂之曰：擇。正這人欲錯雜中，揀出天理來，而固執云者，只是此善存存永久不夫，不是擇得善了，又須保守。此句是以人合天，以賢希聖事。正前節所謂明善誠身，而又為下三節綱領，宜重看。自此詳言善如何擇，執如何固，固皆喫緊工夫。○博學，節是揭擇執之目，勿指學利五之字，都指善字。學不止博覽群書，凡自家本然之善，須一一理會。故曰：博問，即問其所學，謂之審問者。

審之自心、看端的、可疑是何處、然後問之師友、則問不為、責問而不思、終非己有、故用思、慎是精、思入微、不是不夫之濫、失之泛、思之既得、更須辨驗一番、把本來善体、不至毫釐之差、辨而曰明者、是不生一毫意見、如太陽當空、纖毫畢照也、不是辨得明白、學問思辨、就兼有行意、在內、篤者篤實敦厚之意、是即其學問思辨者、而服膺勿失、不徒為口耳之粗想像之末矣、此句重篤、不重行、須曉得五者是合一工夫、知處有行、處有知、不可截然分為兩事、○有弗節是極言擇執之功、不可一時間斷、勿指困勉、又不可分上五段是志、下四句是功、弗措、便有用功之倍、意用功之倍、全在弗措上、看出有弗學、不是不學、則已、蓋

方未學、猶未見其不能、學然後知不足、則益見己之不能、故弗措、有得、方有着落安頓、弗得、則學雖博、終無所措矣、餘做此末四句、正推弗措之心、非未能而百其功、亦非既能而猶百其功、只是奮發之意、人字、泛說之字、指善、○果能節是誠之、效果字、要玩、虛有此志、喚不得、能、僅求其能、喚不得、果、能者、果敢以能之也、此道、即上己千己百之功、善之本体、原自明、強、不求明、即是愚、不求強、即是柔、弗能弗措者、正是磨垢見明、振懦見強、方法、蓋積思勉之功、而舊習自除、故明曰必明、強曰必強、見天不可必、而人可必也、

此章誠明二字。前已說過。此但要剖分出性教來。示人由教而  
幾于性也。下二句則言誠明合一見得見由教入者。六竟與性  
之。聖同歸。即上章所謂成功而一之意。不作申說。兩自字。即  
自夫自其之自。非自彼至此也。誠明者。本體虛靈。原無障礙。如  
明鏡自照。以其所性而有故。曰性明誠者。撤去障蔽。方露本體。  
如昏鏡。復明以其由教而入。故曰教然均之。此誠均之。此明。豈  
是誠外。復有明。外別有誠。一真不動。萬象昭然。只誠便明了。  
了悟性中頭。是實。只明。便自誠了。二則字。俱作即字之義。  
不分後先。不分緩急。二句須合串說。語意倒在明誠邊。方見以  
人合天。須知首章之謂性。衆人所同。此曰謂之性。以聖人能事

言之。首章之謂教。是聖人之教。此曰謂之教。以學者由教言之。  
盡性章

此章大肯在盡其性三字。下面盡人物之性。正是說他盡其性  
的事。贊化育而參天地。則贊其盡性之大也。○性分量最大。其  
理元來真實。不着一毫私欲。偽妄誠而曰至。便完全實理。無分  
毫障蔽。欠缺便是能盡其性。為能二字。要看得活。非是至誠了。  
然後能去盡性。至誠即盡性。自是一貫事也。此盡字。就自然地。  
位。發揮性一盡。而天地萬物。管是矣。盡人性。如教以人倫。使之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盡物性。如草木鳥獸。不忍傷之類。皆  
是講盡人物之性。須即在盡性中。闡發。蓋性通于人物。而吾性



舍却人物。亦別無可盡處。故洞察人物之性。而處置得宜。即是吾性無虧欠處。盡則俱盡。我與人物更無兩層。夫天地能付人物以性。而不能使各盡其性。今至誠既盡人性。盡物性。則有以極裁成輔相之功。而贊天地化育之所不及矣。天地以一定之位言。參之云者。有天地不可無聖人也。此要合天地人說。若拆開。是配了贊者。助也。化者自有而無天地。所以成人物之終育者。自無而有。天地所以成人物之始。參兼參贊並立二意。贊化育。參天地。總是滿其性之分量。非有加于盡性二字也。前後俱要看到。至誠與天地同歸意。

致曲章

此章工夫。只在致曲上。曲能有誠。以下皆無工夫。皆是致曲之妙用。次字照上至字。蓋誠之渾全者。為至。而誠之未遽至者。為次也。曲是一念之萌。吾性之不容泯處。即誠之端倪也。致曲是自端倪而窮其分量。以工夫覓本体也。此而不致。則萬念皆妄。此而能致。則萬念皆真。故云曲能有誠。有誠者。誠為我。有非假借也。誠則形數句俱根誠字。一直說。乃是由誠說起。而迨及夫化。故末句領化字。歸之至誠。形乃誠之微露其端。誠立。故形如根心生色者。是已著。乃誠之顯然宣著。誠克。故著如生色者。日章。蕪外者。日盛。是已明者。光輝蕪外之盛。誠通。故明如暢于四肢。發于事業。是已此三字。不專自威儀言。凡所舉動設施。運用

處皆是也。誠至於明，其光輝燭物，自足以感動人之精神。誠至於動，其真機入人，自足以變易人之志向。誠既至於變，其德意涵濡，自足以化天下而困于不知，俱自致曲者之動人，變人化人，言惟天下句直是稱贊致曲者，猶云到泮化時，其六天下之至誠矣乎。苟非誠之至，豈能化哉。即在致曲上說，至誠不是借上章至誠來比擬時分形著明，屬已動變化，屬人此看書之法如此。作文只宜照本文講去，不必截然分對更好。

前知章

此章以前知二字為主。下正詳其前知而贊之也。首句道字對術數看前知，須統至誠私偽不滄，而本体虛明講蓋自然見泮。

未來之幾，非如後世之數學也。國家將興，六句輕逆通，總要點註理之先見意，總見至誠前知，只是見泮理明。禍福句似起下實承上來，妖孽也。尸龜之凶，四體之失，皆禍之將至者，禎祥也。尸龜之吉，四體之得，皆福之將至者，其理本自昭然。但人或參一障礙，或乘一意氣，便混淆了。惟至誠心純乎理，只據理而無事，億逆合理為善，逆理為不善，而禍福之應一一不爽。故二必先知根理來講，自中的先知內，便有保持。禎却實事。此是至誠自具一神明，以主宰造化，而與神為一矣。神字即在人心本來之靈機上看，不是鬼神顯其機。至誠察其機之說。

誠者章

此章總重一誠字。誠中純然不雜即是仁。炯然不昧即是知。率之以行即是道。摠是實心實理。故首節言誠切于人。次節著實責人之體。誠未則論能誠之妙也。五個誠字俱指實理之具于人心者言。物字都一樣。指在人身上說。○首節須先把誠字道字看明。誠是天之以實理賦於我而我得之為實心者。人之形性不淪于虛假者。全賴此誠。故曰自成。作文要挑自字。成字是本身無虧欠意。此只說得一個理。未着工夫。至于道者。非有外于誠。只是完全。這個誠便是理之當然者。故曰道自道。要着而字。須根上來講。誠既為自成。則以我之誠而我全之。豈不是自切要當為的事。二句當串看。不可板對。○次節誠者二句不

是一正一反。上句純源頭說。下句純人不能全。此誠說。物字當指吾人應接事物說。不曰物之始終。而曰物之終始。言這物之所以自終而逝之始。皆誠之所宰。以見誠未嘗息也。故有此誠。纔好叫做物。人心失了此一點實心。色、皆虛幻。却不如無物一般。大旨摠是闡明此自成之理。可有而必不可無。非是申土節意。誠之為貴。只就上始終萬物說來。見得誠與物貫。再離不得。須盡自道工夫。纔好誠之。字。即前章誠之者之字。亦不可忽畧。○誠者二字。乃由上誠之。功而進于能誠地位者。然這一個誠者。非止成己。所以成物的。也是這個誠。大凡是個實心的。人。自然處得人人妥帖。故成物就在成己上看出。不主感化言。

中庸二卷  
四  
這個成已能成物。就是時措之妙了。下面發明一個故字出來。以贊能成之妙。成已二句。須打成一片看。大凡已不是軀殼之已。皆是天理流貫。仁是已之生機生理。故吾之真已。不毀不滅。完、全、成一個已。正是純然不雜之所在。豈不是仁。即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真已明淨處。照見一體血脈。無壅無滯。把人情世故透、徹、皆是一點真意。惻怛流貫其中。這個成物。不是知乎物。即在已中。照出智。即在仁中。流出不作兩層。故看得仁知字透。而合外內之道自見。此仁即脩道之仁。肫、其仁之仁字。性之德。見得自天付性以來。即具有是仁智的道理。不是後來作用的。此意要醒。不必扯入誠字。合外內之道。非如常說外

九〇

合于內。合于外。二意平層。蓋謂之曰性。豈分得內外。仁固涵在性中。智即合在仁上。皆有內而無外也。亦即內而即外也。故曰合外內。全重內上說方是。須知不曰合內外。而曰合外內者。蓋此在作用論。本体也。既曰德。又曰道者。以成物在作用上說也。停蓄于中曰德。率由于外曰道。故字只就白文字面接。下時字。即君子而時中之意。宜字作妙字看。以此成已。即以此成物。是何等的妙。要重成物邊為是。近日推開泛說者。未妥。

無息章

此章重至誠無息一句。在無為而成。截上論至誠功用出於自然。下以天地功用形之。末節引詩見天地聖人同一至誠無息。

也。至誠是主。○故字須承上文來。惟盡性之德時措咸宜則誠至矣。誠之未至者。有一些虛假。真心便間斷了。至誠絕無虛假。則實理之運于心者。何嘗間斷而息。無息只在至誠上。看出不是兩層。須統心体上。模寫時文多主至誠之理。上說無息者。是○有息則暫合。暫離便不見久。惟不息便常。如是一瞬一息。此誠元會運世。此誠何等長久。不息就是久。非不息之外。又有所謂久也。久則醞釀蓄極。自然有勃發之効驗。故云微。字只粘久字上。說與誠則形一般。但在事業上看。不統形于四肢。說○悠遠等。俱根微字字。在帝王功業上。敷衍不可說。到及物上。恐碍下文載物覆物成物意。悠遠自規模。建立言博厚自

德澤入人言。高明自功業成就言。皆○不得一誠字。悠者舒徐而不急迫。遠者常永而不淺近。博者不漸西被。無不周到。厚者淪肌浹髓。無不滲漉。高明者氣象掀揭于天壤間。非尋常暗昧卑瑣者可比。此三句極贊至誠功用之盛。都是滿腔發出來妙境。實理醞積的真機。無次第相承。註中積字。發字俱費力。不必泥。○載物節統至誠功業及人上。說重在載物等上。勿露天地字。大意云。即是博厚。天下皆囿于深仁厚澤之中。是所以載物也。即是高明天下咸仰乎恬冒文明之化。是所以覆物也。博厚高明又皆悠久焉。則合群生而覆載之有終。而天下舉在乎曲成之內。是所以成物也。三所以字亦重言。不待更有作為。即此

便所以覆之載之成之者也。覆載成只宜在博厚高明悠久上。描出不是有個博厚然後能載物。○配地節緊接上來語載物者莫如地。今至誠之博厚亦能載物則其博厚者配地矣。語覆物者云則有以配天地之無疆矣。配者合而有助之意。連天地亦待我而位也。悠久不言配者悠久即無疆非二物也。天地說無疆正發明無息之理。疆界限也。無疆謂非時刻限之也。配地等只承載覆成上講不可說博厚以載物者地之所以為地等語。恐于下節博也厚也有碍。○如此者節見至誠功配天地一出于自然重不見不動無為六字。章變成只指功業勿着民說。其德澤昭宣順布顯揚莫過則章也。其德澤鼓動一世變化。

萬物則變也。章到炳燦極至處變到以神渾洽處則成也不見是不假表暴意不動是不假振作意。○為是不假運用意不見不動無為。須看時有斟酌。至誠有法。○之迹而無創置之勞則見而若無見動而若無動。為而若無為也。成字與土成字不同。上成字同覆載言謂成就乎物也。此以字同章變言謂道化之成也。此只就上面而贊其如此不是深一步。亦不必分屬配地等句。自至誠無息至此俱以一誠字貫。○不貳以下說天地之大。正以見聖人之配天地者為大。天地之道。字暗指不貳言。一言不是一句話。乃一之言也。一句虛不貳正是一言。此生物根原最重不貳者。天地間只是這一個理流行並無別物。

來夾雜他。是乃所以誠而能生物處。一勿露出誠字。為妙。這不  
貳處。生物其中潛有所宰。默有所運。一之何可測。即天地亦莫  
知其所以然也。不測亦就生物原由。一看非是言其多之難測  
也。○博也。節并下節俱根不貳。字。去。惟其不貳。故天地各  
得之。為天地之道。地之廣漠無涯。是通。愈出而愈無盡。是厚。天  
之運于太虛。不囿于形。是高。其玄機。非。露時行物生。不能掩藏。  
是明。陰陽循環有漸。是悠。混關無窮。且。久。穩。來。都是不貳。貫徹  
于其中。故能博厚高明悠久如此也。只有一道字。在天地施功  
用處。說不在形体上說。○今夫節正不貳之生物。不測處。昭  
。亦。是天撮土。亦。是地摠見無處。而非天地正見得天地之大處。

九三

及其無窮。是舉其無窮者言之。餘做此無窮廣厚等。却俱以形  
体言。繫猶屬也。不淺者。納之而不溢。日月星辰之繫象。只是一  
氣之懸結。河海華嶽之振載。只是一氣之流峙。俱無窮廣厚內  
意。而萬物載焉。覆焉。方是生物之功。說個天覆地載。却似空殼。  
故又入山水二段。若謂天地大矣。即就其中舉一山一水。亦莫  
不備天地之理。更就山水中。隨舉一物。亦莫不備天地之理。摠  
見他不測寶藏。以積聚言。貨財以懋遷言。皆金玉珠貝之類。龜  
鼈是介族之類。而鼈乃其屬也。蛟龍是鱗族之長。而魚乃其屬  
也。此節雖形生物句。須根一誠字。○末節兩引詩。各歸到本  
原上去。兩所以字。重看命是命脈。指其行四時生百物者。言不

已德之純俱主。本体在內者言不在化育功業上說。不已者此理無瞬息間斷也。純者此理無人欲夾雜也。不顯與於稷俱幽深玄遠之意。文是文章指其先四方顯西土者言淺洩之倪。斷續相乘非天惟不已。纔是天之所以為天。浮露之光晦明相雜非文惟純。纔是文之所以為文。兩蓋曰是子思原詩人的意。是如此不已。只就聖心上說不可說文之純同天道之不已。蓋純乎天理不雜以人欲則天理常運而不已矣。只要把純字口氣說得鄭重則不已意自見。非有兩項末須以文王同天意足之。然後繳上至誠同天地意。看來前不戴即是不已之意。已說天之所以為天了。前至誠無息即是純德之意。已說聖人之所以

為聖人了。此特引詩做個証佐。無深一屬意。

### 大哉章

此章不說以上言聖道之大待人而行。以下言君子脩德凝道而無往不宜也。重若子尊德性一句。須玩劈頭說個大字。下面當着實模寫大字方妙。發育峻極三千三百是道之大尊之道之。是大造詣。不驕不倍。足興足容。是大運用。○大字須含下統。体散見二意。道即率性之道。以其非聖人不能盡。故屬之聖人。只統道言聖人二字。不必泥。○洋：言道如水之汪洋無處不到。發育峻極。正見洋：是發育之而達其機。育是育之而若其性。峻極不是說道之高。乃是充塞之意。就在發育上論。蓋萬物



摠是陰陽五行之理所發生而盈天地間皆不過此陰陽五行之理所布濩故曰發育而峻極於天也其實是一串事摠是形其無外之體○優、節又就上統體中指出人倫日用間實際事休見道無不貫即是劑量萬物經緯天地之事非有兩層不與上節分大小對看優、形容道無不有之意大哉即就完密周悉處見其大禮儀威儀便是道不必說道貫徹于禮儀威儀也禮儀、字猶云禮制故曰經禮如冠婚喪祭朝覲會同之類威儀二字平是行禮時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即禮儀中之曲折故曰曲禮如升降揖遜進退俯仰之類三百三千是其中之條件二句須一串講不可對威儀就在禮儀中也○待字承上言

天地萬物自如而位育不世見三百三千未改而禮教不代興者待其人耳人即聖人行是化育由我贊經曲由我裁有主張斯道意非徒依體而行之也是之謂至德凝至道也下節不過反明此節耳○凝聚也把這道理摠會在心上来便是凝道、在心上便謂至德發出来便謂至道不是兩件洋、優、之理不凝一則散而無着焉能運用故指出一凝字以明擔當斯道工夫凝與行要知是一串事凝之斯行之矣○故君子節說修德凝道工夫脩德即所以凝道也重尊德性上而道問學皆是理會德性中細密工夫性即天命之性德字即至德之德曰德性則天地萬物與夫禮儀威儀都全具于德性中故當尊之奉之

為神明之主而統。徐攝。毋毫髮敢棄也。此正是存主工夫。然此中道理非研窮剖析見得了。無疑未免稍有疵累。故必用致知緣完。得一個尊的事體。蓋德性在中未嘗不散見于萬事萬物。而萬事萬物區分條理。無非我德性之所發越流行。所恃以拮据參咨而借以返照其德性者。此也。下廣大高明故厚。皆是尊德性下精微。中庸新禮皆是道問學。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不可作兩層道由也。由這等工夫也。吾德性萬物皆備。太虛為量本自廣大也。其中却自精微。只緣不盡精微工夫。不能纖悉畢察。所以私意得入。有私意便狹小空疎矣。故致廣大須盡精微。吾德性常伸。物表光明。澄澈本自高明也。其中却自中庸。

只緣不道中庸工夫。非太過即不及。緣着意便是私。故有私欲便卑暗矣。故極高明須道中庸。故是德性良知。溫是含靈葆光。有溫養其故物意。而故中本寓新機。又思義理無窮。以問學而知其所未知。知新有日。又日光景厚。是德性渾朴。故是未瑣未琢。而厚處每患少文。又思節文無限。以問學而謹其所未謹。崇禮有動容。即中妙處。此下須補出德脩。而道凝意。一說未句以字與上而字不同。蓋禮即威儀禮儀外面行的禮。若無這段真醞的意思。都是虛文末節禮。如何崇厚。既敦把此厚發出來。自有個節文。超乎象數形器之外。故以崇禮。○末節是脩凝之妙用。不作效說。君子脩德以凝道。則渾身都是道。而隨上下治。

亂之咸宜。正是道與身凝合處。須向本尊德性道問學。來發  
揮。緣有根據。上指天子。下兼臣民。言興默容。俱是未。在位者不  
驕者。以位育經曲之道為設施也。不特無恣睢傲睨之態。不倍  
者。以位育經曲之道為憲章也。不特無悖逆拂戾之事。言興雖  
說興起。在位實非。只顯其身直有闡位育經曲之道于世。興道  
致治。以轉移一世。意默容。亦不是退藏偷生之意。還是歛位育  
經曲之道于心。而一念涸微之中。自足以包容那宇宙民物之  
理。非謂世之能容我。乃我之能容世也。此下須點保身意。而以  
詩詞足之。明是道理上見得真。哲是事幾上見得透。乃德性本  
體所謂虛靈不昧也。德性尊則明哲完矣。保身不是保血氣之

身。此身乃是道凝結的。若一毫虧損。便于道有愧。身雖倖生于  
世。亦安得為保。不驕不倍。足興足容。渾身是道。以道成身。為  
我有体受歸。全為天地間完人。豈不是保身保身。就是脩凝意。  
看来此三句是贊詞體。須先把既明且哲二句說得。口氣重。下  
文便好。發此之謂此字。帶上脩德凝道。上下治亂皆宜說。

愚而章

此章是聖人尊周道。而嚴倍上之戒。好自用三句。正是不安分。  
不循理。為下而倍者。故引此言。以發端。次節于思申言。為下之  
不可倍。今天下節。又證言。為下之不可倍。通章重。今天下。一節。  
與下。今用之相照。正是不敢作禮樂。夫子所以欲從周處。故雖

有其位節。直作過脉說下緊接夫子云云。止見為下不倍意。○  
學不貫乎天人。即謂之愚。非在天子之位。即謂之賤。自用自專。  
皆是妄有所制作。病在兩好字。以庸愚而擬聖哲。以匹夫而干  
憲紀。皆其心之有所好。正小人而無忌憚者也。生今反古。不是  
自行古道。乃欲以古制易時制也。通在制作上。蒞揮道是制度。  
文為非。綱常倫理之道。此皆由不尊德性。道問學。全戾明哲保  
身之道。所以裁及其身。裁就獲罪于上看。孔子口氣中。只三平  
輕、叙過、勿震德位時。至末方繳出為下不倍意。方中竅。○非  
天子節。是子思承孔子之言說來。天子是聖人。應運而興者。不  
必把德位時三字牽纏。非天子三字。極重禮指親疎貴賤相接。

自有体式。不容僭差。兼情分言。親疎情也。貴賤分也。議之云者。  
斟酌以求合乎天理之正也。度如車旗服色之品。兼器數言。器  
物采也。數多寡也。制字有創造定式。辨其等威。意文以聲音點  
畫形象言。註書名書。即字也。以形言。名即字之音。以聲言。考稽  
訂之也。正其聲音。點畫。便是考身為天子。終得以議考制。若非  
天子。則權柄不由掌握。如當世之禮度文。而是耶。固當是訓。是  
行享安節之順。其非耶。亦宜必敬必戒。昭遵王之義。○試以今  
時驗之。當今天下制作大同。以車言。作者非一人。而有天子所  
制在。則規矩尺寸。固敢踰越。而軌同軌。是轍迹之在地者。廣狹  
如一。車以迄為驗耳。以書言。筆者非一人。而有天子所考在。則

點畫穀象固敢變易而文同以倫言行者非一人而有天子所  
議在則貴賤親疎固敢僭犯而倫同倫次序之體即親疎貴賤  
相接之體以次序而用之于相接便是行此節正見非天子而  
不敢專今天下承文武開創以來○雖有節要看一不字講云  
寧直非天子不敢作即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其於禮樂  
且不敢作况併其位無之者乎故雖有聖人之德無天子之位  
祇與今天下共守王章不不敢作禮樂上說禮度文此說禮樂  
下又只說禮總只是個制作○即德如孔子不不敢違時以倍  
上者舉夏殷以起周意今用之三字最重正見時王之制與夏  
商不同不徵僅存不是世遠入亡之謂聖王之禮百世不替夏

殷之制至今存也但夏殷之禮止于杞宋非天下所同徵同  
皆見不可從意說與學字有別當時杞去夏已遠故杞之文獻  
盡去僅得說其大畧而已宋去殷猶近殷禮還有宋存其一二  
故可從而學之周禮講畫本于文武制作成于周公今乃昭代  
之制今之臣民俱用之既非夏禮無徵又非殷禮非時則從周  
而已從字重時王之制不似論語重郁以之文

三重節

此章以本諸身二字作主首二句只是提領話頭所以有三重  
而寡民之過者則以本諸身者善而徵諸民者信從也而不謬  
等正是本諸身之善處而動而一條則徵諸民者信從矣引詩

正見非本諸身而有譽。何以爲民之信從哉。○王天下無德位時有三重有字最重言禮度文唯聖人應運而興乃得有之重字要看我獨有之則重。人共有之則輕。有王者之德又有王者之制作。所謂物因人重也。寡過全根。重字來法輕而民玩人私。所見各爲制度過豈不多。王者孟此聖典更轉移動不得所以人人畫守不敢以意創。故曰寡過。今要義在上者有以寡民之過意。民得寡過意尚落一層。過字是倍上之過。如越禮敗度舞文是也。○上焉節輕只反言以起下。兩善字極重。聖人在上。聖人在下其制作原極善的。但一則非時而無微。一則無位而不尊。且不足取信于民。而令其畢從矣。况制作有未善者而可。

望民之信且從乎。故君子之道以本諸身爲主。信是心肯意悅。重在己無以取信上。從就是寡過。即世法世則意而不從。上是駭而不從。下是玩而不從。○本諸身節說三重之善宜重看君子指王天下者道即三重之道。天下無本之制作帝王之經綸本於聖賢之學術。故說本諸身須根上。章德性既尊問學既道意說下五句俱是本諸身處作文。宜獨重。此句微謂微之民而民可信可從。非民皆來信從我之謂。須着君子身上講。不重民言考是稽考。三王即禹湯文武不謬。只在心術上說。不必襲三王之舊迹。如因革損益因乎時順乎理。即是不謬。若制度文爲之迹。必有粗瑯而不合者。不謬是我。不謬于三王。非三王不。

謬于我也。不悖等。不然。建是立于此。而參于彼之意。蓋天地有  
亘古不易之理。有與時推移之氣。君子因革。本天地自然之道。  
經畫出來。與之自不悖了。實是明而証之。幽意。蓋鬼神屈伸。亘  
古不易。時屈時伸。變換不拘。君子因革轉移。斡旋極有妙用。人  
莫能測。便是不疑于鬼神。建天地。重自然。意實鬼神。重莫測。意  
君子先得後聖之心。以創于今日。諫百世以下。因革損益。不能  
出于今日範圍外。蓋世不同。而理同。即稍有潤色。亦通其所必  
變。而所不變者。千載一轍。何惑之有此。俱從心源理趣上流通。  
故能進退古今。出入造化。無微不達。無幽不通。不在制度形迹  
上言。此節止說三重之善。處句。要結三重。上体贴得明惺。○

知天節。上既曰本諸身。天人之學已兼談了。此特申贊其制作  
之善耳。大意云。君子本諸身者。謂何而能令制作盡善。乃爾蓋  
凡天下之有疑者。非從外疑。從我身先自疑也。其有惑者。非從  
外惑。從我身先自惑也。君子從尊德性而道問學來。其于天陰  
陽易簡之精。直是冥契。則吾身已自無可疑。鬼神又何疑。其于  
人治體之寬猛。政術之張弛。與夫人情物態之變幻。無不曉解。  
于其中。則我身已自無可惑。後聖又何惑。須知天人一理。知天  
便是知人。知人便是知天。非截然兩事。講內要說得粘合為妙。  
○是故二字。本學貫天人來。動而句。不必包下二句。只三平說。  
動是舉三重。而措之天下。行是三重之見于設施。言是三重之

見于訓令。世已談遠近言。不專作後世說。聖人一舉一作根天。理之極。酌人心之同人。自越他不得三。而字轉語甚快。見任性。而流無非民極。吾方鼓其機。而周行已闢。即做天下的道路。吾自遵其軌。而紀律已昭。即做天下的法度。吾本流其意。而品式已定。即做天下的準則。不是天下道之法之則之也。則準也不。是取為立言之準。亦是遵行意。如說子當孝。人便準之以孝親。有望不厭。又指出道法則之實。遠指四夷。望指聲名洋溢。有聖作物觀之意。不是期望之望。近指中國不厭者。淪肌浹髓。使人含哺鼓腹。有天覆地載之想。俱重在遵其制作上。勿分法則為後世。遠近為當時。作平對之語。此正寡民之過處。便是君子有

譽了。○在彼二句。即君子本諸身一條意。庶幾二句。即動而世一條意。不如如此專指知天知人。言知天知人。正所云本諸身者。若非尊德性道問學。如此知天知人。則動與天違。與人拂。民且訾議之矣。安能可法。可則有望。不厭而蚤有譽于天下。哉。蚤有譽。謂遽然有譽也。

仲尼章

此章見孔子之集大成。非逐一湊集。蓋一源而時出者。川流言其時出。敦化言其同源。此數語。談一章首趣。細分之。首節言仲尼會道之全。就是仲尼之大處。二節即以天地之大辟之。末節著天地之大以德。而仲尼之所以大者。即于此德而可知。○堯



舜言道文武言法各舉其至者而言其實法不出于道之外祖  
述者以堯舜為道之祖而心源相為紹述述其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之道也憲者以文武為成憲遵之不敢違也章謂表章如  
陳方冊以志其盛假筆削以維其哀是也祖述憲章只在精神  
心源上不在道統功業上說律如法律之律無分毫差忒釁如  
衣襲之襲無分毫隔礙當如此便如此當如彼便如彼任止久  
速其幾甚員如天時之迭運故曰上律當如此一定如此當如  
彼一定如彼用舍行藏其守甚方如水土之各奠故曰下襲律  
襲非有心只是妙理自相符以不律之之以不襲之之也合四  
句是亘古亘今上天下地之理無不備于一心矣○辟如節見

仲尼一心。天地古今之理。無不包羅。直如天之無所。地之  
無所。不載萬物。不能碍天地之大。萬事不能碍聖心之虛。其理  
一也。且其所包羅之理。隨時而出。無一或間。如春了又夏。秋了  
又冬。日沉則月升。月沉則日升。其更錯而行。相代而明者。絕無  
停止。上二句看無不二字。是大之無遺漏處。下二句看錯字代  
字。是大之無歇息處。四時日月。即在天地中抽出言之。不可平  
對。總見聖德成倫。無所間斷意。○天地覆載之中。有萬物並育。  
指飛潛動植言。不相侵害。如羽毛不妨鱗介也。天地覆載之中。  
有四時日月之道。錯行代明。循環不惑。不相違悖也。然此並育  
不害。並行不悖。俱是小德之散見處。如散之萬物。便如此其流

形散之四時便如此其流行散之日月便如此其流光此其條  
分縷析真有如水之支流派別然中有一個大主張渾淪涵蓄  
以立萬物之根以秩四時之序以蓄日月之明是德之大者統  
於無物無道之先以主物之原握行之基融悖之端銷害之萌  
所以德之小者分于有物有道之後而遂並育不害並行不悖  
如此也天地之所以為大急領大德敦化說苟非其所以大則  
運之未必無息出之未必無窮物與道幾乎息矣何以大若此  
乎然則仲尼於古今上下之際有許多節目忘時其小德之散  
見而一以貫之則仲尼之大德而天地之所以大者即聖人之  
所以大耳。

聰明章

此章一氣說下溥溥淵泉時出。緊承五德來。如天如淵。緊承溥  
溥淵泉來。敬信悅緊承時出來。而聲名尊親。又緊承敬信悅來。  
總是聖德說到蕪外。蕪外說到及人。而以配天結之。作文宜以  
天作骨。○首節最重五段俱主心。体言不分德與質二項。為能  
二字直貫到節末。不但貫到節末。直貫到時出之聰。是吾心真  
間明。是吾心真見。庸者思慮之徹。通乎微。知者心体之明。通乎  
物。總是靈妙之本体也。仁義禮知皆從此涵臨。是居上以臨下。  
蓋無俟端居五位而壅蔽不生。幽隱畢達。照臨萬邦之体。已備  
矣。寬恢弘不狹隘。裕舒緩不急迫。溫和厚不慘刻。柔慈順不乖

戾此仁德也。仁者包涵徧覆天下度內，故曰有容。發奮不廢，地強直往不畏縮，剛徑直不屈撓，毅綿亘不間斷，此義德也。義則宰制紛紜之中，足以有執而能斷也。齊齊一不雜，莊嚴肅不慢，中無偏倚，正無邪曲，此禮德也。禮則敬天勤民，故曰有敬。文經緯有章，理條貫不紊，察則無罅隙，踈漏察則無毫末，疑滯此智德也。智則鏡別淑慝，故曰有別。玩足以字，未說到應用上去，而應用道理已具于此。五足以內，已含得廣闊無外，靜深有本，下節特指而言之。○夫外所應用之理，取足吾心體中，則此心何等周徧廣濶，何等靜深有本，中所蓄積可云盛矣。積既盛，自然流出，所流出自然不先不後，不疾不徐，合機宜中窾窵依脈。

理，豈不以時溥博四字，搃形容心之全体不虧，就裏面析言其詳細處，理充足不欠缺，謂周徧就大槩統言其全體處，理弘大不狹小，謂廣濶搃言不可限量也。萬感俱察，渾淪莫窺，謂靜深一元活潑，其出不窮，謂有本搃言不可測度也。時出只是聖心之靈明觸機而動，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也。不可用時乎有臨而聰明睿智出焉等語。○即其溥博者，擬之萬理之併包，無異萬象之幷幪，而聖心自闢一太虛矣。殆如天也。即其洞泉者，擬之一元之停蓄，無異衆派之凝注，而聖心自涵一川流矣。殆如洞也。如天如淵，俱統心體上摹擬。見是德容，如衣冠瞻視，言是德言，如號令謨訓，行是德行，如彰軌率物，三項俱根如天如淵之。

德所蒞來莫不敬等是聖人之心合著人之心体而然。正見其  
時出之妙。不重民上。此節正是蒞上當可意。不是又深一步。作  
兩層看。○是以二字根上積中蒞外來聲名即在敬信悅生出  
德之流處。即為聲名。非稱譽之謂。○非真有教施及蓋惟時  
出則吾之所為。宜乎人心自有一段精神。洙貫之真。講內要悟  
此意。中國靈龜當以中國為主。舟車六句極言盡人去處。只駕  
空統地說到尊親。方指聖德所及言。舟所不至者。車至之。車所  
不至者。舟至之。此物力也。○人力也。二句串說。所照所隊。又提  
在覆載內。血氣單指人類。曰凡有若地。既域絕區。彈不知幾千  
萬里。則其人。必形殊貌詭。不知幾千萬狀。故以凡字諷之。尊親

就道理言。不就勢分說。尊者崇其道。親者觀其光。曰敬名曰尊  
親。雖言斯民仰德之廣。不重在民上。本意只言至德廣被耳。配  
天以心體言。至聖之心體。通明無障礙。本與天同其大。至此始  
無遺歎耳。故字承上節言正。所謂如天之德。而與天相配矣。此  
條意只承上民之敬信悅者。而極形容之。歸重至德之配天耳。  
非上所及者。猶有限。此所及者。煥無窮也。

經綸章

此章以至誠二字為主。首節言至誠功用。出于自然。二節即根  
首節而贊其盛。末節又言其難知。以見其為妙也。○至誠以實  
心言。宇宙只此實理。散則倫聚則性。微則命莫不攝之于誠也。

大經二字貫下三句經常也。五倫乃天地間最大的常道。故曰  
大經。大經本自經綸。只人不能盡道。則經亂而不整。綸散而不  
屬。惟至誠盡道。為之群分。而有分以相接。為之類聚。而有恩以  
相維。本猶根也。天下萬事萬化。皆從性中流出。如樹木千枝萬  
葉。皆從根生。故曰大本立本。只是所性全體。毫無虧欠。千變萬  
化。道理豫植于中。未說應用上去。化育是天地所以化育萬物  
的道理。知者至誠一動一靜一闢一闔。與天地之玄機。自為照  
合。直在行上見。聖人妙契大極處。不是聞見淺淺之知。此皆從  
至誠中真機流出。不待思勉順而行之。豈有方所倚靠。不倚即  
在至誠上見。惟至誠故無所倚。必不倚而後見其為誠之至。

緣涉一毫情識。便是太虛中微翳。非至誠矣。舊說以窮理盡性  
至命分屬三句。不是經綸是盡性。傳蓄處。知化是盡性。玄妙處。  
總是一盡性便了。○胞。節。總是形容其不倚之盛。非贊之也。  
經綸何以曰仁。五倫之中皆真愛之流貫。所謂脩道以仁也。其  
仁也。胞。然懇切而不虛浮。至極而不虧欠。立本何以曰淵。蓋  
淵猶根本也。即作性字看。其淵也。淵。然清靜而物欲不淆。深  
遠而涯涘莫測。知化何以曰天。既默契化育。是聖心自有天也。  
其天也。浩。然廣大而不狹小。如誠復之體。無所不包。涵誠通  
之用。無所不運量。天淵直指聖心。天淵與仁字一例。看着不泐  
如字。不可用。即字要根。無所倚。蕪揮。○固者。堅。疑不浮之謂。

須是翕聚停蓄虛中生白靜中起照方是實聰明實聖知方能  
達於仁義禮智之天德達非徐造也聰明天德渾做一塊無所  
間隔故曰達至誠作用渾是天一着意想便與至誠相遠有倚  
之心思說從窺至誠無倚之作用哉知非但聞見之知有通一  
管攝之意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與至誠作一個人看言此等妙  
道不但不能亦不易知必能此之人方能知此也不重入當  
知只重贊至誠難知上

衣錦章

此章自下學之心之始推之入德洞微之極有一節深一節意  
首節只閑論下學可與入德下四節乃論入德之事而未節則

形容至德之妙也。闇然曰。章句是一篇主意。下面曰淡蘭温。曰  
近自微。曰內省。曰人所不見。曰不動不言。曰不賞不怒。曰不顯  
蕙蒸推而極于無殼無臭。皆從闇然二字生出。脉絡而所謂日  
章者。逐句有之。細看自見。○首節要見君子之心毫無一點務  
外念頭。尚綱尚字極重。便見立心為己處。惡久之著。是原詩人  
尚綱之意。錦者文也。文無病。在著字著則精神一洩而無餘。  
故惡之講。內須就尚綱上。發出古人一段務實心事。然亦只是  
起下之詞。至闇然句。總着本旨。故字要看須根上。意而發出君  
子之道。一干為己。君子是下學之君子。道字指立心言。闇然是  
于隱微幽暗之中。潛修務實而不表暴于外意。日章即在闇然

內非有兩層意精神不散則精彩內含不可作章顯于外看小  
人之道是務外不實的點是表暴粉飾分明有文彩日三即維  
子有恒意小人特舉以相形輕適過淡而三句正發明闇然句  
俱就君子之道摹擬淡是恬澹不為怪異不厭者人惟虛假則  
索之無味而君子實心所存自有雋永之味也簡是簡朴不為  
繁縟又者天下之至文常自內出所謂雋實之光輝也溫者溫  
和不露圭角理者實心既存則偽妄不淆其中而條理自不紊  
也須知淡簡溫是君子性体原自如此故不厭文理自寓非有  
兩層若有意淡簡溫便非性体矣句俱要根為已實心來茲  
為已者必知幾不可說為已又要知幾這個闇淡的真心即是

不欲炫耀于遠風顯的主意因為已尚未盡闇字之義故又指  
出近原是遠的自原是風的不待形著動變而已有不可掩之  
朕以挑出微之必顯來知遠而國家天下之治亂由近而在身  
之得失則用功必謹于近知風之由身而鼓者有得失由身之  
當于心者有邪正則用功必謹于自至于自則不可見聞矣微  
矣而身與物由此而顯知此為緊要便即此為謹防戒慎恐懼  
之功自有不容已者此正君子之闇然自脩處德在自心自性  
即無聲無臭之本体君子不向世味耽戀不向人情裝點一種  
平實之趣專從自心尋索如回首歸家步着錦故曰可與入  
德通節只說得為已二字其下手處全在知微中內省敬信正

于近自之微處着力。勸威而天下平。舉遠風之頭處。都約入微  
中了。只完得一尚綱之心。○潛伏二句緊承上言。獨之當謹內  
省二句。正謹獨之功。潛之昭。正是微之顯處。內省二字。最重內  
即潛也。省即省察之省。遏欲存理。以養天命率性之本体。關係  
正在此。中一塵不染。空一洞。便不愧不忤。而無疚無惡。即  
無惡。勿分兩層。曰內曰志。此正人所不見處。而能無疚無惡。此  
正所以不可及處。上二句講明。下二句只合上挑醒。便是以下  
節。相承。俱要看註。承上文三字。○屋漏節。是直指君子不見  
是。而之功。重在敬信二字。爾室即此心。去宇之境。屋漏即此心  
一念光明。有覺之真。此二句言戒懼之功。當無時不謹。故君子

二句。正是不愧工夫。事未當前。曰不動念。無所着。曰不言。正人  
所不見處。敬信。總是心。体本然。心体兢業處。是敬。心体肫慈處  
是信。不言不動。而敬信。只是惺。完養。此心体。便是合上節。只  
一串意。上言內志。無疚惡。在人所不見處。着力。此承上不疚無  
惡。而言君子內省工夫。只是敬信心。体常惺。耳分動靜。分存  
省。分人所不見。已所不見。俱非本旨。○奏假節。要根上敬信之  
默感乎人。講勸。是為善。威是不敢為惡。不賞不怒。非全然廢賞  
罰。蓋德在賞罰前。不專假賞罰也。民勸民威。不重民之象。指直  
是。即民之勸懲。以見至德無為之盛。不賞不怒。當詩無言意。民  
勸民威。當詩靡爭意。○不顯節。緊承上節說。下乃謹獨敬信之



盡頭處不是不賞不怒。又要篤恭。即敬信之心。體就主心之  
欽。翌言。篤非玄嘿之謂。是運用于天下處。不顯其迹。故云篤。故  
謂之不顯之德。天下平。乃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真蕩平景象。須  
從百辟說到萬民。方與引詩有情。此只重篤恭。不重天下平。以  
見至德之神。合上節皆是敬信之妙用處。不可着效說。蓋此雖  
論至德及人事體。而曰不賞不怒不顯。三不字俱從闇然說來。  
故末節遂足之以無字。聖賢下此等字。俱非泛然者。須要體會  
得出。○末節只形容不顯之妙。形容之者。猶云擬之也。非摹寫  
形容之謂。大雅皇矣之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予是詩人  
代為上帝之言。懷是常念。聲指號令。色指威儀。不大是未嘗顯

者意。化民末也。是引孔子見成的話。不是釋詩。夫聲色乃化民  
之末務。非出治之本。則此不大者。猶未離聲色。而限于迹也。蒸  
民之詩云。德輶如毛。輶是細微意。毛猶有倫言。以毛比德。猶  
有倫類之可比。一說猶有倫類。只是猶有形像意。蓋凡物有形  
即有類。而德則不如是也。此說亦可從。聲色及毛俱在德上說。  
文王之詩。所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載當道字。載是氣機之察。  
感。臭是氣機之聚散。無聲無臭。是氣機都忘了。德原無聲色。原  
無可倫。故擬之。散色顯也。擬之如毛。亦顯也。必至天載之無聲  
臭。是為不顯。是為不睹。不聞。所以為德之至此至矣。二字是贊  
其德與天合。至此始為至極。非說形容到此至極。而無以加也。

明春四書月  
夫德至于同天載真下學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總之闇然一  
念基之孰謂中庸不可能哉

